

雍正劍俠圖



廣德七年四月十日印刷
廣德七年五月二日發行

雍正劍俠圖 每冊定價 四角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關

奉天市瀋陽區小南街一段一〇七號

印 刷 人 張 少 岐

奉天市瀋陽區小南街一段一〇七號

印 刷 所 醒時報社印刷部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歷史
小說

雍正劍俠圖

【卷四七】

你們大家以爲是不找他，好像得了他的實惠似的。我跟他金錢上的串換，可不是由打現在。自從我設賭局的時候，有個長短不齊的我也使過他的錢。到現在我什麼話也就不能提了。你們如果是不信，咱們大家一同到西莊找郭芝軒去也成。不然的話，你們單獨去打聽也成。我敢跟你們衆人起誓，從中有知道底細的又接着一解說。大家這才明白。當時有個王九叫了一聲馬大哥，這事件你不用這麼着急。我平常就知道你不是那個人。這不是這個事已經這個樣麼？咱們大家的誤會那就不用提了。最要緊的還是想咱們吃飯的法子。據你這一說跟郭芝軒鬧事怕的是站不住。要是一個弄不好不就是闖平栽筋斗現世嗎？老馬說道我就說的是這個意思。比如咱們跟他去鬧事，只要是爭的出利益來不怕是死了也不冤。如果我們的勢力敵不住人家，那就太不值得了。王九說道我也就是這個意思。可有一節我有一句話先得問好了你。比如我們身後頭再找出一位橫的來，這個事咱們能跟他鬧嗎？老馬明白他這是拿話扎我。我要再說不成不問可知。當然我這跟郭芝軒有通順了。再說他們要是真有僵火的找出一位橫的來，弄好了這個事可與我的便宜很大。我爲什麼不願意呢？主意已定。這才說道只要有一位橫的接我們的後場，這個事當然就得鬧。王九說道是這個話。馬大哥你候我們的信怎麼樣。老馬當時點頭道好。遂着大家這才散去。衆人走

後老馬心說 你們也不過就是落個說橫話就完了 好樣兒的那裡找去呀 這話說完之後 老馬也沒把這個事掛意 過了三個多月 忽然間王九由打外面進來了 高聲說道馬大哥在家拉沒有 老馬問了一聲是誰 趕出來一看是王九 這才叫道老九進來 有事嗎 王九樂嘻嘻說道 告訴你馬大哥 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 既然來了當然就有點兒喜音 老馬說道但不知道什麼事有喜音 王九遂坐下說道 馬大哥活該我們大家走運 上一次我跟你議論那件事情之後 我就去找一個朋友 可巧他到北京城去了 我當時可就給他留了一個話 只要他回來請給我赴上一個信 說完了這個話 我就到家中等候 直等到了昨天信才到 我這個朋友姓李名明 是給王府催地租的不敢說有勢力 差不離的事全都可以辦的到 這個人有個朋友 馬大哥你猜是誰 老馬說道老九你這不是成心嗎 我連這位李爺還不認識呢 他的朋友我怎麼會能夠曉得呢 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快說吧 王老九笑了笑他這個朋友姓郭名叫芝成 你認得不認得 老馬皺眉道郭芝成這三個字 倒是有點耳熟 不過這會兒想不起來啦 王九道你這個人可完啦 連芝成你都不認得 不是郭芝軒的當家兄弟嗎 老馬一聽說道是他嗎 王九說道不是他是誰呢 小子現在可太闊了 王九便說了一遍 本來這小子自從那年因為要偷房契 夜間把他堵在屋內 雖然沒有交談 小子越想越沒有臉見人 故此逃走 當時走的時候是一股勇氣 趕到真出了門兒可就壞了 心說海闊天空的到那裡去好呢 好在自己現在還有點兒錢 要是再沒有錢的話 那可更壞了 沒出

過門兒的主兒 一慣氣由打家中出來 往往全都是受這個病 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 不是上吊就是跳河 談到了沿門乞討那還真算是有魄力 不然拉不下臉來非得尋死不可 小子在出莊的時候 那個橫勁還是真的 等到真的 離開了家 小子的那個橫勁兒 慢慢的隨着脚步往下落 自己未免後悔 這是何苦來呢 每天在家裡舒舒服服 偏偏作了不正當的事 到了這時候只知道因為臉上不好看出來了 到底是到那兒去呢 其實我那個時候不走 把臉皮往下一壓 也是一樣的在家裡呆着 再者說我也可把我哥哥請到沒人的地方 把這個事情說出來 當時我磕頭陪禮 大概我的哥哥也不致於把我殺死 何必非得出來不可呢 小子由打一出來之後 越想越是後悔 真有心打算回去 又恐怕破人問幹什麼去了 遂由打這個後悔上又生了氣 不是氣別人 氣的就見田氏 你看見就看見 何必把這個話告訴我哥哥呢 到現在以致於把我弄的人不人鬼不鬼 我在外邊不得勢還則罷了 我只要是得了勢 無論如何我也跟他完不了 這小子是氣一會兒悔一會兒的慢慢的往前走 心說沒有投奔處倒是走上那兒去呢 郭芝成所帶的盤川錢有限 走了不到一個月 腰裡的錢可就沒有了 小子這一着慌可非同小可 既無投奔 又沒有認識人 你說每天這兩頓飯 可怎麼辦呢 小子到現在又後悔了 還不如出來幾天 自己一回去就完了 這小子要是不要飯吃他也拉不下臉來 不要飯吃吧眼睜睜就得餓死 此時再打算回家也不成了 因為手裡錢已然沒有了 當時小子的心理可就拿不定主意了 這已經可就是兩天多沒有吃東西了 起

雍正劍俠圖 【卷四七】

四

先因爲心裡着急，還不覺得怎麼餓。程到日子一多，可就不成了。肚子裡如同

打雷一般，一抬頭金花齊放，腰腿發酸，不用說站不住，連坐着都覺着身上發軟。等到實

在沒有法子，走到人多的地方，便把隨身的衣服賣給了過路之人，再是自己所帶的東西

有限，統共也就是敷衍了四五天，可就又沒有法子，小子往前行走，來到路旁一個樹林

之中，因爲太陽晒的非常難受，肚子裡頭又沒有食，順着腦袋往外冒熱汗，小子一頭可就

扎入樹林中去了，躺在樹林之中，自己越想越難過，不知怎麼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彷彿

已經回到了家中，田氏還埋怨他，你這個人太小性了，又沒有人說你長道你短，爲什麼就

離家逃走呢？又不曾做買賣，又不曾手藝，到了外面，豈不是得要餓死嗎？不用問你一定是

還沒吃晚飯了吧？芝成並不隱瞞，不但是今天的晚飯沒吃，連昨天的早飯還沒吃呢。田氏

便趕緊給他做飯去，酒肉飯餅無一不有，小子聞着這個香呀，就別提了，也不等拿快子來要

伸手拿起酒來先喝了幾口，然後就着菜，遂更大吃八喝起來，正在吃的美味香甜之際，忽

然聽說郭芝軒回來了，把窻戶全都給支開了，打算叫衆人看看郭芝成的行爲，這一來不要

緊把小子可給吓壞了，趕緊下地逃走，迎頭正遇上郭芝軒，遂一把將小子抓住，舉起手來

就給小子一掌，這一掌不要緊，却把小子醒驚了，原來是躺在樹林之中作夢呢，睜眼看

了看眼前有兩個人全都看着他笑嘻嘻的，郭芝成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原來這個人就是李明

邊帶的且家人，主僕騎馬行走此處，因爲天氣太熱，打算進樹林中涼快涼快。

遂把馬拴在樹上 主僕一回頭的光景 看見了芝成倒在地上睡着了 並且嘴裡直

動 李明叫道三兒你看見了沒有 這小子作麼啦 三兒看了看這個形狀非常難看 也

是不住的笑 李明一細打量 這個人身體長的非常苗條 做貌長的也非常俊俏 看這

個樣子是異鄉落難的樣子 如果要是飽食暖衣 其貌像真不減於美女子 李明看罷這才叫

三兒你過去把他叫醒了 我問問他是作什麼夢呢 三兒這才走過來 吧的一聲拍了他的肩

頭一下 郭芝成睜眼看了看 就見李明身上穿的非常講究 就連那個年輕的小孩 也穿的

非常整齊 不問可知這一定是財主了 郭芝成正然觀看 就聽那個小孩子說着喂 我們大

爺要問問你作什麼夢呢 郭芝成爬起來 這才說道別提了 我是快死的人 作的也不是好

夢 但不知你們從何處看出我是作夢呢 小孩子聽着大笑 李明這才接着問道 聽你口音

不是本地的人 你是什麼地方的人 因何來到這裡 姓名名誰跟我說說 我看你不是受罪

的樣子 怎麼這樣的狼狽不堪呢 郭芝成一聽這可是一個機會 我可不能不跟他說 還不

能實話實說 只要是把話說好了 他還許遇濟遇濟我呢 這才趕緊說道我沒有領教大爺你

貴姓 李明說道我姓李叫明 你是那裡的人 咱們坐在這裡談談 郭芝成的姓名倒是沒說

瞎話 不過就說家裡有個瘦子不賢良 我因為跟他不合 故此我才走出了家門 又

因沒有投奔 手裡有一點路費也吃完了 我打算死在這個樹林裡就完了 芝成以為這個

話說出來 就等着仁人君子可憐了 又誰知李明聽了這個話 點了點頭半天沒言語 心

說這個話也許有 不過這個人太已不好了 無論如何也應當設法敷衍 爲什麼要走出家門呢 這不是自找其死嗎 想到這裡連連搖頭 過了半天這才說道 你這個人可真 是自找其死 你這種性情我可不贊成 芝成一聽 心說合着這個說法翻了 這才叫聲 李大爺 不錯我還是自找其死 您說的這是實在話到現在我再後悔也來不及了 李明問道你後什麼悔呢 芝成說道我後悔不應該出來 李娘說道還是這個話呀 你這個人心眼也太死了 本來就不應當出來 芝成一聽這個題目全都翻了個了 早知道還不如不這麼說呢 小子這才改嘴說道李大爺你先別着急 我這裡頭還有事呢 不過不能跟你實說 皆因此話說出來恐怕旁人笑話 李明倒是明白這個意思 趕緊說道三兒你把那馬領着溜溜去 我用你的時候再叫你 三兒這才答應了一聲 遂拉着馬去了 李明這才說道現在你有什么話可以跟我說了 眼前這不是沒有別人了嗎 芝成道 叫了一聲李大爺 我要是把話說出來 你可千萬別怪我 李明說的也好 別的話我全都不怪 我所怪的就是你不說實話 實話告訴你吧 今天我有心搭救搭救你 你可千萬不應當說瞎話 芝成這小子一想 心說別麻煩了 我簡直就跟他實話實說了吧 這才把自己偷東西的事說了一遍 李明聞聽樂了 遂說道你這個話要是這麼說 我聽着倒痛快 要說因爲這個逃出在外 這個話還合乎情理 那麼你現在有辦法沒有呢 芝成說道我這個辦法只有一條了 李明問道你先把你的理法說出來我聽聽 郭芝成說道剛才我不是把話跟你說明了嗎

這個辦法就是一死方休。別的那裡有辦法呢？李明遂點了點頭道：「既然如此，那麼你這願意活着不願意活着呢？你還是不願意活着的話，那我可就沒有法子，就是給你幾個錢也把你救不起來。如果願意活的話，我現在有個辦法，芝成叫了一聲李大爺，你這不是成心拿我打哈哈嗎？真要是你救小子，我不死，不怕是叫我改姓為奴，我也願意，就求大爺你可憐吧。」李明聞聽一笑，遂叫了一聲郭芝成，這個話我說出來，怕你死心眼，不准答應。芝成遂說道：「李大爺，請你快快說吧。只要你說出來，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李明說道：「這個話不說大概你也明白了。要是這面說出來，未免不大好出口。郭芝成這小子本來就很聰明，一聽這個話就明白了。這個地方可不敢跟人家裝胡塗，怕的是人家惱了，再打算遇見這麼一位可就難了。如此答言說着我猜的，可不定對不對。我說一句不知道深淺的話吧，如果要是你老人家抬愛我，小子可是無一不從。這不就完了嗎？」李明聽罷，很為喜歡，遂說道：「既然如此別的話不用說了。三兒呀，拉着馬來，咱們走哇。」兩匹馬三個人，這就沒有法子騎，只可叫芝成跟三兒倒換着，往前走了不多遠，便到了一個大鎮。上李明給小子買了兩套新衣服，又到澡塘子洗澡，然後住在店內，吃喝已畢，不過就是安歇。一路光景沒有多少事，說是到了家中，李明並不到後宅安歇，每天跟芝成在書房裡開談。過了些日子，芝成這才說道：「大爺，你老得在宅裡派我點兒事作，不然的話，天天這麼呆着，也怪不好意思的。」李明這才說道：「你看你這個意思，跟我倒是一心。現在我有幾處地租，你去給我收去吧。小子聽罷，心中非常喜歡。」

因而借着這個機會 就在外邊廣交些個孤朋狗友 幾年的光景 小子也就成了氣候了 歲數也大了 跟李明也就不常在一處了 李明因為轉念以往之好 又給小子娶了一個媳婦 手裡也趁幾千銀子 按說自己整備的就很不錯 真要是好好的守着過 也就算不合乎了 那知道這小子記恨前仇 他倒不是跟他哥哥 他越想田氏對待他越不好 只願你跟我哥哥一說不要緊 幾乎把我的命要了 現在我要是打算報仇 非得想法子把他的男子殺死不可 叫他守了節我就趁心了 小子也知道這裡離郭家莊不過就是一百多里地 只要有這邊的人 到了他們那裡 小子就必須打聽打聽 後來見王九找李樹來了 小子以為是機會有了 在王九來的時候 李明和郭芝成都沒在家 等到回來的時候才聽見這個信 遂趕緊打發人到東莊去送信 當時王九可就跟着來了 見着李明就把東西莊的這件事一說 李明說這這件事是怎麼一個出入我也不是外行 如果說鬧起事來 打官司我可以託人 談到用錢化個三百五百 我也不在乎 你們是怎麼個鬧事 我可不明白 可是我有個朋友 大概對於這件事 總能够幫你們的忙 王九說這事不就更好了 但不知大爺你老這位朋友現在那裡 李爺這才喊了一聲來呀 遂跟着進來一個差人問道 大爺你老有什麼事 李爺吩咐一聲請郭二爺 差人答應一聲 功夫不大就把郭芝成請到了 李爺給王九一引見 郭芝成說道以前我們不過是沒見過面 我就是郭芝成的兄弟 因為他們兩口子對於我虐待 故此我可就出來了 現在已經十多年了 你們和他是怎麼一回事吧 如是你們跟別人鬧事 我不管

你們跟李大爺是什麼交情 由打我這說起就不成 如果是跟郭芝軒過不去 我敢說我能盡其全力 如果有辦不到的時候 再叫李大爺接着 王九一聽這個喜歡就別提了 跟着把東西莊設賭的話一說 郭芝成說道你們那裡有人沒有 王九說道要是沒有人怎敢和他們鬧事呢 芝成說道這不是說的平常的人 說的是豁出死去的 王九說道這個事慫更可以放心了 如果我們這個堆裡找不出這樣人來 我們還跟人家鬧什麼事呢 不用說別的 要是用人的話我王九絕不能合乎 郭芝成了說好了 既然如此你們就先去兩個人開去罷 抓住磕和他們打架 打過他們還好 打不過他們 就挨他幾下兒 這一場下來 再給我送信就走了 王九點頭答應 按說可就應當走了 小子仍然不走 可是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郭芝說一看明白 話就憑這麼一說 人家任什麼也沒有看見我的 這豈不是等於白說一樣麼 這才取出來紋銀一百兩 叫聲老九這算是我的 以後有什麼事我還能接濟你 如果用錢多的地方 那只可叫大爺幫助我們了 李爺說道芝成你這是何必呢 話我不是說了嗎 主意是你出 用錢用勢是我的 這場事無論怎麼也不能叫你化錢哪 芝成說道不對 按說可不是我找你來的 話可是這麼說了這件事裡頭也算有我的事 如果事情鬧好了 也可以替我出口氣 李爺執意非不叫他拿錢 芝成說的也好 大爺你就別要了 我的錢不跟你的錢一樣嗎 如果要是我沒有化的 倘若是用錢的話 不是照樣和你要嗎 小子說的倒是外面話 情實還實在是這麼回事 李爺說了這句話 也就不往下說了 當時王九就算是求着了你

遂帶着銀兩告辭而別。回到了東莊，先找着老馬叫一聲馬大哥。這可到了咱們出頭的日子了。說着把銀子向案子上放道：這是我墊辦，以後用錢的話還有人接着。老馬問道是什麼人。王九這才道出是郭芝軒的族弟郭芝成。老馬聽到這裡也很高興。當時就聚集了衆人。大家議論這件事怎麼個辦法。王九說最好是咱們先去兩個人要錢。抓着跟他們打架這一場打完了，那就是挑開頭兒了。衆人之中一看這個事有錢，大家可就全都願意出頭了。王九說道不處，無論如何不能去咱們本莊上的人。彼此全都認識，恐怕這個架打不處。咱們到了那裡一省事，郭芝軒一個不打，來到咱們莊上一說，你說這個事怎麼辦呢？這一次不去還則罷了，只要是去的話，那就是賣骨頭去的。無論如何也得賣到那裡才成呢。這個時候衆人之中外村的本來不少，願意去的主兒很多。當時就選定了兩個人，一個是趙老過，就是打個腿折胳膊搭拉，痛的時候好吃好喝，好了之後，把賭局一奪過來，那就更不用說了。就是奪不過來，由打這兒說起，飯門就算有了。這是趙老跟何八的心思，所以當時就領了這個差使。前去郭家店抓磕打架。兩個小子想的倒是挺好。那知道叫人家一打，便把趙老生生打死。留下這個何八。雖然沒有死也差不多了。郭芝軒一看把人打死了，遂喝令不讓衆人打了。這才問這個帶氣的。當時何八先把名姓說出來，然後說道你們把我送到東莊去就是了。郭大爺一聽這口氣就大了。關了半天這個邪火還是本莊上出的。東莊爲首

的沒有別人 當然就是老馬了 小子這個辦法可不對 尋常素日姓郭的不是對不起你 無論怎麼樣你可不應當來這個 要是不是東莊上的倒有個另說另議 既然是東莊上的 今天這場事情算是跟他鬧了 當時便吩咐夥計 套了一輛車子 連死的帶活的全都放在車上 都送到東莊上去那老頭子把這個話不是說完了嗎 局子裡的這些個人 連一個答腔的也沒有 老頭子一看好 看看我交的這幫朋友 這就莫怪東莊的老馬和我來這個了 連我手下的人尚且如此 老頭子往下一句話也沒說 見車子已經套好了 遂親身够奔東莊 當時店裡的夥計們 趕緊把這個話告訴二位少掌櫃的 郭龍郭虎一聽可了不得了 既然把人家打的一死一傷 這一出頭當然是兇多吉少 又沒帶着人 這還了得 當時和老師一商量 這回事應該怎麼辦 老師一聽也吓壞了 這乃是打羣架 並不是單對單個對個 打算前去接應非得有硬碰人 還得率領着多人 結隊成羣的或者還能生效 二位少爺不敢怠慢 這才來到店中招集了衆人 大家的意思上也都不願意去 可是都不能說出來 只可捏着鼻子各自帶着軍刃 一共是二十幾位將然前往 這麼個功夫 迎面來了一個人 正是東莊的衆人 抬着郭大爺來了 看見西莊來了不少人接應 這才說了一聲這是郭家店的掌櫃的 你們把他抬回去吧 書中暗表 郭爺這場禍可是自找 就是受傷的人不送 也不能親自前往 郭爺這一僵火 跟着車子到了東莊 就和他們罵起來了 當時罵道什麼人打發人去的 有話可以跟姓郭的說 老頭子這一罵不要緊 早有人給老馬送信去了 王九等把人打發走了

之後正在預備打架的時候有人說郭芝軒來了連同我們這裡的趙老何八一同也送來了大家一聽全都炸了可不知道是郭大爺一個人送來的當時大家可就拿着軍刃迎將出來王九看見郭芝軒想起了郭芝成所托的那段事就是把姓郭的打死這個官司有人釘着打因此一聲喝令大家一同動手別叫他走了郭爺吃虧可就吃在未帶軍刃上了也是因爲上了幾歲年紀當時一個沒留神腦袋上可被小子們打了一個窟窿於是老頭身形栽倒這一來可就壞了這羣小子們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打幾乎沒給打死後來還是老馬出頭這才攔住了衆人看了看郭大爺已然死去了八成趕緊吩咐衆人把老頭子送來西莊去可巧正遇見郭龍等衆人當時二位少爺把老人家抬回店中身上的傷痕甚是不輕不過就是這口氣實在不好喘所以老頭子沒有到三更的時候便死去了二位少爺可也就忙了手脚了這一來不要緊立時就沒有主心骨了局也擺不成了這還說不東莊有人說還要跟西莊沒完二位少爺跟老師一商量只可每天預備好了人全都在家裡等候店房裡留上一個人告訴他說如果西莊有人來了就給家裡送信所留的這個小子還是一百個不合乎的早就說好了不是老掌櫃已然死了嗎來的人多多打來的人少少打打死的人命不是還有人釘着嗎這一方面預備好了一方面向金龍寺去送信赶快把田氏請來是打算打官司還是跟他幹一下好有個主張趕在送信還沒國來的光景太平俠智爺來了常時把衆人都打倒了之後所以老師來到當場才問智爺貪圖了多少銀兩智爺

可就莫能其妙 一問才知道是這麼回事 智爺把自己的來歷一說 郭龍郭虎一聽 可就給老頭子跪下了 遂說道既然你老人家有這麼高的武藝 無論如何這場事得求你老人家幫忙 智爺說道你們二位請起 這個事我既然趕上 當然要看個水落石出 大家一聽智爺肯出來幫忙 這個胆子可就壯起來了 人也在家裡預備着了 店裡的房子拾掇出來 大師傅也到了 給老人家作飯吃 正在大家商量怎麼跟東莊辦這場事的時候 智爺可就走了 大家立時說麻了脈了 於是東找西找 那裡有半點兒踪跡 衆人說道莫非這位智爺還能騙一頓飯吃嗎 衆人正在其說不一的時候 智爺又回來了 衆人這才着有人問道 老爺子你到那裡去了 智爺開聽一笑 我到東莊看了看 大家聽了這個話不由得都是一怔 遂問道老爺子你老既然到了東莊 莫非說跟他們交了手啦嗎 智爺不由得一笑 這才說道我之爲人 我可不敢說我的能爲出衆 類乎咱們所住的房子 那很不算什麼 就可以來往探聽 大家一聽 這位智爺乃是位高來高去的英雄 後來聽說智爺是位俠客 衆人更加尊敬了 大家這才對老人家道 既然你老人家前去探聽 這場事是怎麼起的呢 大概您總會知道了吧 太平俠智爺說道 現在我知道倒是知道了 不過這個話不能當看衆人往外說 我聽說二位少東不是還有一位老太太 已經打發人前去赴信了嗎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郭龍說道明天正午准可以到了 智爺點頭 既然如此咱們現在什麼話也不用說 但等老太太回來 我有要緊的話和他商量 現在我要不告訴你們一個話頭兒 大概你們也不放心 我略

微一提你們就知道了 你們弟兄二人可記得有一位當家的叔叔嗎 他的名字叫郭芝成 本

來是在你們家裡長大成人 後來逃門在外不知道去向 你們知道嗎郭龍郭虎可實在不知

道這個事 但是常聽他死去的父親念叨過 雖然不詳細 可是馬馬虎虎知道有這麼個人

當時聽智爺一說 這才答應道不錯 聽說有這麼一位當家叔叔 這裡頭有他的事嗎 智爺

點頭道不錯 正是有他的事 不然你父親還不致於被害呢 郭龍還要接着往下問 智爺說

道往下的話就不能跟你們說了 因為以前的事你們也不知道 的確這個話可不怨智爺不說

皆因他老人家到了東莊 當然是施展飛簷走壁的功夫 要談到老馬的住宅 那就如同走

平地一般 老人家到了宅院之中 正赶上老馬跟王九等會議 老人家一聽 才知道老馬王

九是主角 另外還有一個人 衆人都稱他是郭二爺 這個小子可就是 芝成 皆因當時衆

人把郭芝軒打完了 一定得打發人給李明和郭芝成赴信去啦 郭成這們小子一聽 心裡覺

着非常順氣 心說當年你們兩口子 幾乎沒把我擠兌死 我逃門在外你們以為是死了就完

了 大概怎麼也想不到有這一天吧 當時跟送信的人說道 這個事不是我已經知道了嗎

你暫且回去告訴王九爺 跟着派人打聽芝軒被打之後怎麼個動作 無論怎麼鬧我在這兒釘

着 有了特別的事 趕緊給我赴信 到了要緊的時候 我必然到東莊來佈置一切 當時送

信的点頭答應 這才回歸東莊 王九遂暗含着派人探聽 當夜晚响得了信 知道芝軒死了

王九一看 心說這就是一邊一條人命 這可真不是鬧着玩的 遂親自到了李明宅中 和

芝成把話說明 小子一聽這個喜歡呀 可就別提了 當時託咐了李明聽信 在衙門預備着打官司 芝成可就跟隨王九一同來到東莊 大家坐在一塊出主意 現在咱們只是往他們那邊颯風就是了 有什麼變動咱們這裡釘着 咱們這兒的人要多預備 打傷了有養傷費 打死了也有瞻養費 怕死的主兒 也不用來 小子把主意出完了 老馬等果然就這麼辦了 據探信的報告 郭芝軒兩個兒子每天帶着許多人預備 店房裡面已經沒有人了 全都挪到家中去了 郭芝軒在死尸 尚且停在那裡 衆人一聽准知道這回事沒有完 大家可就有些兒害怕 老馬到了晚間設擺飲宴 把有頭有臉的主兒 全都請到了 所爲的是大家計議計議這份事究竟是怎麼辦 郭芝成說道諸作放心吧 這件事全都有我了 無論到了什麼時候 都有我在這釘着 就是打官司 不是趙老已經死了嗎 就拿他們二人算命對命 以後要是再出了人命 你們就報告我 不用錢的地方 一律從我這拿 再說李大爺在各府州縣裡都有點兒面子 託託人這個官司也比他們好打的多 衆人聞聽自然心裡痛快 大家坐在一處可就開懷暢飲起來 在酒席筵前說有好說話的主兒 向郭芝成同道 郭二爺你跟郭芝軒是同族弟兄 聽說是還不什麼遠 爲什麼你跟他有這麼大的仇呢 你當年由家裡出來的時候 可是因爲什麼呀 郭芝成這小子也是因爲多喝了幾杯酒 這才說道衆位 要是攔着別人這個話也不能往外說 我郭芝成可不在乎 因爲什麼呢 事到如今 我正願意說說叫大家聽聽呢 於是把當年沒有錢化 拿他們的東西的話 前後一說 如何逃出門去 怎麼遇

見李明細說了一遍，大家說道：「這可真正不對。」小子說這話的時候，他們可不知道。被這位太平俠智爺聽了個清清楚楚，一直等他們說完了，老人家才回歸西莊郭家店。當時不好意思，跟郭龍等衆人說，只說了一個話頭兒，有什麼事，但等明天老太太回來再說。當夜無書，次日清早起來梳洗已畢，將然用過早點，外便的人報告老太太已到，大家便迎接進來。田氏到了家中，看見丈夫的屍體，不由得放聲大哭。二位少爺也哭的，了不得。惟獨帶來的這拉姑娘郭鳳如，由打進門之後，多說也就是掉了兩個眼淚，看着家裡的人哭，他却一聲也不言語。後來哭的功夫太大了，這個姑娘才走上前來勸老太太。田氏看見自己的丈夫死的如此可慘，本來就是越哭越痛。這二位少爺又在旁邊陪着，所以姑娘怎麼勸也勸不好了。當時鳳如不由得有氣，遂向二位哥哥說道：「大哥二哥，你們這是怎麼的了？難道說還能把仇人哭死不成嗎？爹爹既然是慘死了，想法子報仇才成了，只管哭會子，那可警什麼呢？你們這麼一哭，把母親的難過更引起來了。太平俠智爺一聽，心說罷了，這位姑娘道個話說出來，倒是很英雄氣概。當時郭龍郭虎姊妹這樣一說，只可止住了哭聲。弟兄三人把老太太勸住，老太太這才問道：「究竟是怎麼擋子事呢？怎麼會就叫人家把老掌櫃的打死啦？你們這羣人都幹麼去了？」當時郭龍把以往的事跟老太太說了一遍。後來直說到來了這位太平俠智爺，如何到東莊探聽，聽說裡面有我二叔的鼓動，老人家說不能和我們細說，淨等着他回來，跟他計議呢。」田氏聞聽不由得一怔，說道：「你們的那個二叔，二位少爺說道

不是你老人家常提的那個逃生在外的二叔嗎 老太太聽完點了點頭 不由得緊咬了牙關 遂說道智老俠客現在那裡 趕緊請過來 老身有事相求 當時二位少爺遂把智爺請過來 田氏在先前可不懂得什麼是俠客劍客 到現在可就不然了 皆因在金龍寺同着女兒跟二位尼僧練藝 每天老師教完了功夫 鳳如姑娘必要對母親說一遍 因此田氏也沾染了劍俠之風 一聽說這位智爺是俠客 從打心裡就佩服 准知道這回事要是有這位伸手一管 任憑東莊是誰 這個仇也必然報的了 這是田氏心裡的話 當時看見兩個孩子把智爺陪過來 老太太便雙膝跪倒 口稱俠客爺在上 郭田氏給你老人家磕頭 智爺一看人家這很大的年歲 這是怎麼說的 別看心裡這麼想 可不能够去伸手相攙 還只得說是禮節的關係了 不怕是一百歲 也得講這個男女授受不親 只可向着郭龍郭虎說道 二位少爺 趕緊攙起你們的老太太來 如果這樣相見 智亮就要不辭而別了 田氏道老人家不必客氣 既然你老人家一步趕上了 活該我家有福 老俠客這場事你老可要多多受累 智爺道老太太不必這樣客氣 智亮本無多大能為 因蒙天下英雄抬愛 稱我為太平俠 甚實也是名實不相符 話可雖然這麼說 但我平生不為己專為他人忙 趕不上不說 只要叫我遇上 我必須要看個水落石出 這乃是我個人的一份天職 老太太你何必這樣的請求 田氏聽了這個話 心裡非常喜悅 這才說道俠客爺如此熱心 總算是天爺有眼叫你老人家趕到這裡 方才聽說你老人家已然到東莊探聽了一回 但不知調查的都是何人所為 當時老人家抬頭看了看

這才說道：誰是誰非我不得而知，怕是他酒言酒語。我當時可不能誤殺好人，是不是他當年偷盜家中的東西，被僮看破，因為沒臉見人，便逃出在外。田氏說道：俠客爺這個話我自己說出來，當然是無法考查了。就說你老人家身為俠客，武藝高強，到東莊捉拿一個郭芝成，那不是易如反掌嗎？可是你老人家可千萬不要把他殺死了，別看我說的是報仇，究竟我的丈夫也命該如此。再說歲數也不算小了，所以我要求你老，就是把這個郭芝成拿到我們家中，我要和他解說當年的是非。智爺一聽這才明白，當時這個氣可就大了。郭芝成他自己作錯了事，不知改過，這種人太可恨了。遂說道：既然如此，單等今天夜晚我前去捉拿於他就是了。老人家一面又叫二位少爺派人，夠奔東莊隨時探聽。郭芝成他絕不能在東莊居住，如果他住的地方與東莊相隔不遠，最好是叫打探的人調查他在什麼地方存身才好。當時夥計中有個叫小六兒的，他有個朋友姓丁，叫丁得山，這小子跟東莊的人沒有不認識的。不但這個他言談還好，要是叫他假裝報信，有什麼機密也可以探的來。智爺說道：這就更好了。事不宜遲，趕緊打發他前去就是了。郭龍於是派人把姓丁的找着，當時就打發他去。這小子要說也真能耐，到了東莊見着衆人，小子還真是沒有一個不認識的。大家都說：丁得山，你這個小子幹什麼來了？得山說：我聽了點機密的事，打算跟馬大爺說說。衆人問他是關乎鬧事的事嗎？得山道：要不是那個事，還值得來說嗎？衆人閉聽連連說道：很好，我們領你去。就勢我們也可以聽聽，說着一齊來到馬宅。老馬一看是丁得山，這都是素日不錯的人。

本來還想見着他打聽打聽西莊的事，還沒等自己說話，丁得山可就來了。當時丁得山說道：「馬大哥，現在我得着一件消息，打算跟你說說。老馬說道什麼事，請你快快說來。我正要打發人找你，就爲的是叫你對於西莊的事，留神打聽打聽。得山這我今天要說的可就是郭家店的事，據說他們得了一個消息，說這場事裡有個郭芝成。老馬一聽遂說道：『知道有個郭芝成，又該怎麼樣呢？』他們說這事的起因，完全出於他的身上。跟東莊倒沒說什麼。跟郭芝成可沒有完，並且說這個郭芝成不是俗家，是個出家的和尚。當初在郭芝軒的家裡，長大成人，後來因爲偷東西受責備，故此逃出在外。因爲到了外邊沒有飯吃，遂就出家當和尚了。據說練得一身武藝，三個人五個人都不是他的敵手。這一次郭芝軒就是被他打死的。馬大哥聽了這個話，不由得心暗笑，暗想郭芝軒手下所用的人，這不都成了廢物啦嗎？統共東西莊離着這麼遠，他們連點真實的消息都調查不出來，這也倒不錯。事不用郭二爺自己往懷裡叫了，人家已然認定了是他所爲。這才問道：『既然他們這樣說，可有個辦法沒有呢？』得山道：『已經請人去了。大概是請了三位，裡面有一位出家的和尚。老馬聞聽覺得非常可笑。』得山說道：『怎麼樣大哥？』他們說的到底是對不對呢？你這裡的事我也不知道。老馬說道：『倒也差不離。這裡確是有個郭芝成。』得山問道：『到底是出家的和尚不是？』當時老馬笑了笑，道：『那裡來的和尚呢？』得山道：『大哥，咱們這個交情，可不過瞞着。如果你要多心，我是那頭兒的。』由打今天說起，我永遠不上東莊來。這是圖什麼呢？人家那邊調查的非常清楚，說是和

尙嗎 怎麼你說不是和尙呢 這麼一來我倒成了奸細了 說着話站起身形就要走 老馬說道別忙兄弟 誰以爲你是奸細了 你也得聽個下回分解呀 再說我這裡也有真憑實據 不過略沉一會兒 我就可以叫你見見這位郭二爺 這你還不相信嗎 得山假裝着說道 怎麼這位芝成 真沒出家嗎 老馬說道兄弟我瞞你個什麼勁兒 別說這還不是私弊就讓是私弊也不能瞞兄弟你呀 得山說聽既然如此 你把這位郭芝成請出來我看看 老馬說道現在沒在這裡 兄弟你要是沒有事 可以在這裡多坐一會兒 他就快來了 得山說道那麼他現在到那兒去了呢 老馬說道你別忙呀 聽我告訴你呀 人家這個逃出在外 可就算是發了財啦 所有的家產也不在郭芝軒以下 就把李明如何幫着他 前後的話一說 得山說道這位李爺是那裡的 也是這莊上的嗎 老馬搖了搖頭道 怎麼會是這莊上的呢 離這兒大概是 一百多里地 出莊看正北 那地名就叫李莊子 郭芝成現在就到那兒去了 大約也就快回來了 得山說道那麼郭家店裡傳出話來 爲什麼說是和尙呢 老馬想了想說道 這個話連一點兒音都沒有 這還不定是什麼人哄弄他呢 再者說郭二爺也不會武術呀 不過是人家一發財了 在外邊喜歡交朋友 也有不少像樣兒的捧他 這位郭二爺可是個說呀 講到錢吧不用說自己有個萬兒八千的 就是用個三萬兩萬的 只要跟李大爺一說就成 得山聽着不住的點頭 遂接着問道大哥你說的這是實話呢 還是爲郭二爺吹噓呢 老馬說道咱們弟兄說話過着的吹噓 人家有也給不了咱們呀 這是實話 不但是我這麼說 是認識他的沒

有一個不知道的。這還是假的嗎？得山說道：大哥這個話我實在是莫明其妙。任憑跟人家作什麼事，也不能說是要幾萬給幾萬哪？就讓是這位姓李的有錢不呢？也不能這麼化呀？老馬說道：兄弟這個事你還不明白呢？按說我可不應當說。既然我們是這個交情，這裡又沒有外人，說也沒關係。因為你沒見過這位郭芝成，他在三十幾歲的時候，那個漂亮就別提了。惟遇見李明李大爺，大概有點別的關係，小子丁得山聽完這話可就明白了。遂站起身形來說道：既然大哥有什麼話不瞞我，那邊有什麼消息，只要是我知道就來告訴你。老馬說道：兄弟你就多費心吧。日後牌局要是辦好了，不是咱們大家全都有飯吃嗎？得山說道：大哥你可別提這個。我對於局上的事是一點也不敢貪，實話告訴你吧。咱這是交情段兒，別的貪圖是一概沒有。你要是這麼一說，下回我倒不好意思的來了。老馬說道：得了兄弟，怨哥哥我說錯了不成嗎？有什麼事請兄弟前來。得山道：要是這麼說我倒是萬死不辭。話說到這裡，便和老馬告辭而別。遂到了西莊，竟敢直接到郭家店來。先到了自己家中，坐了一會兒，這才够奔郭家店來。見着二位少爺，將然要說話。二位少爺說道：咱們別在這裡說，咱們家裡談去罷。說着就把小子讓到家中。見着太平俠智爺，就把自己在東莊見着老馬所說的話說了一遍。智爺這才知道。原來郭芝成住在李明家中。當時先叫了得山在店房裡休息。老人家跟田氏說道：老太太聽見了沒有？打算找郭芝成大約今晚間他仍然到東莊裡來。這可不是姓智的說句大話。只要是他今天到了東莊，我准保把他拿住。田氏聞聽可就感激的。

了不得 半日的光景不提 直到吃完了飯 這個天可就黑了 老人略爲休息了一會 就打
算動身前去 忽然聽見院裡 有人喊說道 我們大家全沒看見哪 怒可以叫叫 老人家聽
了聽非爲別事 原來是姑娘鳳如 由打吃完了晚飯就沒見 田氏不過是一大意 也沒留神
因爲天已然不早啦 老太太打算叫姑娘安歇 那知道不一會兒的功夫姑娘就不見了 在
先前老太太還以爲是在茅房裡結手呢 於是東找西找連半點踪跡也找不着 田氏一着急這
才問衆人看見了沒有 大家才一齊說道都沒有看見 當時智爺聞聽此言便吓了一跳 趕緊
來到外面說道 怎麼着姑娘不見了嗎 老太太快看看他隨手用的軍刃在不在 這一句話不
要緊 可就將田氏太太的醒兒提起來了 遂打開行李一看 姑娘十幾年所練的寶劍一口和
袖箭六枝 一樣兒也不見了 又打開姑娘的包袱一看 白晝之間所穿的衣服 全都在裡頭
惟獨不見了那身夜行衣以及包頭青帕和軟底繡鞋 田氏看到這裡 心裡可就明白了 不
問可知這個孩子是到東莊報仇去了 當時田氏心中可就未免着急了 心說任憑你有多大能
爲 你總算是個女子 何況還是個未出閣的姑娘 再說你那個能耐也不見得怎樣 究竟有
多大能爲 我可不知道 一旦之間前去報仇 還要出點兒別的意外呢 豈不是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嗎 老太太這個急着的可就別提了 這才叫了一聲俠客爺 據我想這個孩子一定爲
暗含着把上東莊的道路採了去 前去爲父報仇去了 這要是再出點兒什麼意外 你說可叫
我怎麼活著 這可沒有別的 只可請你老人家多多費心 無論如何也得設法把姑娘找回來

才成呢 不但是關乎這孩子的生死 而且這裡頭於名譽上也很有關係 當時太平俠智爺也很着急 用不着田氏要求 自己的心裡早就有了打算了 心說這個姑娘有多大的能為我可沒看見過 聽說跟二位高尼已然練了十幾年了 二位尼僧是怎麼個身分 我也不知道倘若真是成了名的劍俠 不用問姑娘的這個功夫也就很可以了 他這一去不要緊 不能不叫我多想 現在人人都知道我是太平俠智庵 這姑娘還許是跟我僵火呢 別看你是成名的俠客 我們家裡的這場事 要是沒有你也照樣的辦的到 老頭子又一想 這個話也不對 我智庵對於他家之事 是沒有說了不辦的地方 談到今天夜晚够奔東莊捉拿郭芝成 這不是時間還沒到了嗎 又不是過了一夜我還沒去 到那時也有你這一僵火 當然是因為父子情重 痛父慘死 恨不能立時報仇 大概也許是這個意思 其實孩兒你全都辦差了 有這個心思 可以跟我把話說明了 甚至於咱們二人一同前往 亦未為不可 無論如何也不應當獨自私行 你要是不遭意外還則罷了 倘若是有意外 你可不算什麼 太平俠這三字可栽不起 再者說郭芝成的事沒辦 又叫人家姑娘遭了意外 這幸虧是家裡還放着一個俠客 不然的話全家老幼就要活不了啦 老頭子想到這裡 這才跟田氏說道 老太太不必着急 姑娘這一走不是東莊便是西明家中 待我前去追趕就是了 別的全都不怕 我怕的是他到了人家那裡 用寶劍死傷人命 現在東西莊的這個事不是在這裡擺着嗎 如果有人到了東莊殺死人命 或是在李明宅中作出意外之事 不用問誰都猜到是西莊郭家店所為

到那時恐怕這個話可就不好說了。又何况姑娘年輕，真要是拿住郭芝成，他一怒就許把小子殺死。到那時候我還不如不了。事不宜遲，我還得快去。田氏只得再三託咐。老人家也忙了。跟田氏說完話之後，一轉身形够奔外面，順着大道可就下去了。先到了東莊老馬的宅中，前後的探聽了一番，見衆人全都在那裡納悶，都說郭二爺臨走之時，定規好的是一會兒就回來，怎麼會出去一天，竟沒有回來呢？別人都不要緊，惟獨王九有點兒毛了手脚，皆因這個事是從他手裡辦的。郭芝成也是他請出來的，真要是鬧到這個場中，郭芝成撒手不管了。這個禍可就是我惹上了，怎奈現在這個天已然不早了，再到李宅去找也來不及了。有麼事只可明天再說了。這幾個小子正然在這裡計議這段事了。智爺聽完了這話之後，知道郭芝成沒在這裡，鳳如姑娘當然也沒在這裡了。當時自己不敢怠慢，趕緊出離了馬宅，順着道路一直向正北走去。要到李家莊李明宅中觀看，智爺可也不認得。這是頭一次走這個路，不過是由打了得山咀裡說的，方向是正北，也就是離東莊一百多里地的路程。究竟這個李家莊在那裡，老頭子可不知道。如果要是白晝之間，走着路還可以跟人打聽打聽，這個時候可就不成了。黑夜之間，道上連一個行人也沒有，你說可得跟誰打聽去呢？這個走法可就是海底摸鍋了，只可就是摸着往前走。好在老頭子走路腳底下有根，緊一陣慢一陣的，大約走出來約有五六十里。正然行走之間，忽見前面一晃，來了一條黑影，老頭子這個喜歡呀，可就別提了。真要是前面一條黑影是鳳如姑娘，這一蹺就算是沒白來。

想到這裡 脚下用力隨後追趕 那知道前面這條黑影的脚程還真是不慢 老人家看了有一頓飯的功夫 也未把這個人追上 智爺心說可不的了 真要如鳳如的話 這個丫頭就憑他的脚程 並不在我智亮之下 老人家追著心裡未免著急 心說憑我太平俠 對於武術雖然算不了甚高 可是也稱得是成名的俠客 就讓他的老師是劍客 他是少劍客的話 他也不見得比我高 怎麼我就會追不上他呢 老人家越想心裡越生氣 遂用力的往前緊追 這一著急不要緊 真把前面的這個人堪堪的就給追上了 當時借著星月的光輝 看見前面這個人 身材矮小 腰肢苗條 並且步下極其輕巧 看來還真是個女子 老人家一想這不用問了 當然是鳳如姑娘了 老人家看明之後 反倒不緊著追了 你不是够奔李明的家中嗎 莫若我在後面隨着你就是了 我倒要看看你對於這段事怎麼辦 也可就勢看看你有多大能為 這個功夫老頭子離著前面的這個人也就是三丈多遠 這樣二人走了有五六里地的光景 忽然間來到一座大廟近前 就見前面的這個人已然走進了廟中 這一來把個老頭子吓了一跳 心說你到廟裡有什麼事呢 當時老頭子不敢怠慢 也隨着來到廟中 再有前面的這個人已竟看不見了 可不知道走到那裡去了 此時老頭子心中便著起急來 遂在廟中的前前後後尋找 這個廟裡的地方雖是很大 前後一共是四層大殿 左右還有四個院子 別看道麼些個房子 全都是黑暗暗的並無燈火 當時老人家施展飛簷走壁的功夫各處探聽 在西邊後跨院的上房裡面 燈光很為明亮 智爺留神一看東面大牆頭上藏著一個人 正是

方才那個人 智爺莫明其妙 這個人也許不是郭鳳如 只要是他的話 決不能忽然間來到這裡探聽 將來想到這裡 就見那人已然飄身跳下來 雙足落地一點聲音也沒有 智爺不由得贊成人家這個武術高 老人家也不客氣 人家在頭裡走 他老人家在後邊趕 不是那個人下去了嗎 老人家也到那裡去了 敢倚在這個牆上面往對面四圍的屋中觀看正好 隔着一上燒子着了個真切 不過就是一樣不好 上亮子太高 只能看見來回的有人走 略為向前一湊就看不見了 老人家倒看看那個人 已然湊到窻台下面 用舌尖舐破窻紙往裡窺看 老人家有心够奔上房後坡隔着後窻戶往裡觀看 又怕看不見這個人了 如果想要看着前面這個人的動作 屋裡是怎麼一回事 可就不知道 老人家現在十有八成以為前面的這個人是鳳如 故此老人家不捨 在牆頭上觀看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老頭子思想的光景 聽見上房屋裡有人說話 什麼人竟敢前來暗探 莫不是不打算活着不成嗎 說到這裡 便把燈吹滅了 老人家知道不好 准知道要有場熱鬧 只聽窻外的這個人厲聲說道 你家老爺林相南特地前來 探聽你等的惡敵 現在爾等的行爲 已經被我看見了 爾等還不出來受死等待何時 智爺一聽人家已然報了名啦 叫作林相南 這准知到是錯了 有心趕緊出廟够奔李家莊 怎奈眼前的這個事就算起來了 不問可知屋裡這個人絕非是安善的良民 眼看着這個林相南必定是跟他等一死相拚 我可是個俠客 既然來到這裡 如何能够不管呢 只可稍爲的看一看 回頭再走不遲 老頭子主意拿定 就見由打上房中縱出一個人來

手提着晃光光的一口軍刀 林相南也取了雙股劍 當場可就動起手來 屋裡出來的都是些個出家的和尚 這兩個個人動着手的光景 從屋子裡又出來兩個人 是一男一女 也全都各擊軍刀 站在廊簷下觀看 智爺一看這位林相南的武學 心裡很爲佩服 但不知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爲什麼夤夜之間前來探聽 書中暗表 這個林相南今年才二十歲 住家在柳營莊 他的父親當初在江湖綠林之中很有名的人物 外號叫白鶴子林孚 以雙股劍成名 這個孩子的能耐是父傳子受 別看他歲數小 功夫可練了十幾年了 住家離此廟十五里地 這個廟名叫竹林院 當家的和尚叫武修 那是道德高尚的人 已經圓寂了三年啦 他統共就是三個徒弟 一個叫道生 一個叫道普 一個叫道成 全都隨師練藝 三個人的武術可全都不含糊 道生生來喜歡天下雲遊 由打老師一死 他可就走啦 直到現在也沒有回來 廟裡頭就是道普道成這兩個小子主持 又誰知這兩個小子可就胡作非爲起來 本來那個廟裡的香火就很興旺 這兩個小子就算是飽暖了 遂想了一個辦法 每逢初一十五 開廟門受香火 裡面增加了一位佛像 名叫綉花娘娘 其實也沒有這麼一個佛名 那就是道普道成的主意 佯說繡花娘娘到廟裡託公來了 說是這一方的姑娘和年輕的婦人遭劫 娘娘特地前來施散神藥 凡是年輕的姑娘婦人 不管是什麼病 只要把病原寫明了 用黃表紙疊好 送到廟裡去 這個名字叫掛號 先掛上了號 到了初一十五再去燒香討藥 在掛號的時候必須得親自前去 得在掛號童子那裡碰頭 這兩個淫僧散佈這個謠言

倒也不是爲的賺錢 就爲的是好把各村鎮的姑娘婦人全都看看 在出主意的時候 也就是看看就是了 倒是別的心思一點也沒有 當時那個年頭兒 人民的迷信心力可以稱得起十足 聽了這個話之後 前來掛號的可就一天比一天的多 當時道普道成兩個人計議 人家掛了號之後 當然要於初一十五就要前來燒香討藥了 比如說就給人家一點香灰吃了 不問可知 對於人家的病當然是好不了 那麼一來不但人家以後不來了 而且我們這個竹林院的名譽上也不好聽呀 道普說道我早就想到這裡了 不然叫他們寫病原幹什麼呢 吾們除了給他香灰之外 再給他們開上三四味藥 使他們吃了之後 當然病就能見輕 道成說道你說的倒是容易 這個藥材你我都不得 找誰來給人家開藥方呢 道普說道我這不是正爲這個作難啦嗎 你說到外面找一個醫生去吧 這個秘密豈不是叫人家知道了嗎 道成說道這個我倒是有個辦法了 吾們可以到遠的地方 最少也得出去五百里地之外去找 那樣可就不致於有人知道了吧 當時道普聽着點頭說道好吧 也就是這麼辦了 如果要找不來醫生 吾們可以寫些個告白條 貼在外面 就提現在竹林院裡的這位佛像尙未竣工 初一十五暫不捨藥 修理停妥之後 再爲告知 道成一聽這個辦法非常圓滿 於是道普在廟中看守 道成够奔山西省 請來一位醫生 年二十四歲 長的別提多麼漂亮啦 這兩個和尚一看 不由得淫念起動 這才一問醫生家裡有什麼人 這個醫生姓于名春 到是很有名聲 就是一個老娘 今年四月死了 家裡任什麼都沒有了 這兩個和尚一聽這個機會太

好了 當時就勸于春出家 于春因爲他父親就留下他這麼一個兒子 倘若一出家豈不斷了後了嗎 據道普說道 現在你出了家也不要緊 將來不會再還俗嗎 皆因咱們這段事 廟裡住着一位俗家 恐怕叫人家多心 于春一想不成 當和尚就得把頭髮剃下去 到了還俗的時候 那够多麼麻煩哪 書時道普給他出主意 這麼辦吧 要不你按照老道的打扮也可聲 于春一聽這道成 這才點頭答應 和尚遂打發小和尚給他買了道衣 于春穿戴起來 襯着那張粉色的臉蛋兒 更顯着好看了 道普命人單給他收拾了一個院子 有人問就提是雲遊至此 借房居住 愛這廟裡清靜 過了幾天全都預備好了 把掛號的人 于春都給他們開出方子去 另外都按表寫上今年歲姓名 又預備了一個小籤筒 等人家燒完了香之後 把神藥抓完了 就問他多大年紀 姓什麼 然後給他討籤子 就是搖這個籤 可有一節不管搖出那一根來 那上面的號碼燒香的也不認得 小和尚拿着去對了票 因爲名姓年歲都寫完了 照名一查一點錯也沒有 這個全都預備好了 于春又想起一個辦法來 打算要求二位道家的把他舉出來 就說是這是由五台山請來的 說是綉花娘娘有令 叫這于春道爺到此專爲作司藥方子 要是這麼一說也合適 凡是供娘娘的廟宇 都是老道住持 現在既然娘娘坐於和尚的廟中 仍然叫道士出來照料香火 這不是一舉兩得嗎 兩個和尚一聽很好 果然照着這個話傳出去了 這一來不要緊 這個燒香求藥的可太多了 頭一個初一由打早晨起來 一直擁擠到了日落 才沒有燒香的人了 等到廟門關閉之後 一查點香

錢 現錢就是一百多吊 這一來對於于春不但管飯 而且每月還給十吊錢 兩個和尚要是按着以前的計算所進的香錢可不够 但是也添不了多少錢 沒想到現在竟進了這些個錢 這個錢怎麼給他呢 香錢收的越多看病的人也越多 燒香的人越多呢 大家可就越忙 這個錢也得多給人家點兒才對了 這個廟裡本來就富餘 並不指着這些事 這一次兩個和尚看了看這些個燒香的 差不多這些燒香的都是少婦姑娘之流 當時不由得慾火發動 但是有一點辦法也沒有 於是兩個小子一計議 莫若跟于春這麼說 所進的香錢都還他 可有一樣兒 得叫他改裝一個女子 咱們看着一樂也就罷了 然而這個話怎麼跟他說呢 當時道成叫道普說去 道普叫道成說去 後來因見道普不善於談話 還得叫道成說去 道成想了好多的功夫 才想出一個法子來 這才到西後院 見着老道 給他拿了三十吊錢 叫了一聲于先生 我請你的時候 不是說每月二十吊錢嗎 現在因為燒香的人多 你也多受累了 所以給你加上十吊錢 于春一聽喜歡的了不得 在外面行醫賣藥頂好也不過就是賺這兩個錢 想不到來到這個廟中 管吃管穿 一個月還能賺十吊錢 心裡一喜歡 少不得就要說幾句客氣話 二位當家的對於我總算不含乎 請不用給我加錢了 何必多費這個心呢 這倒叫我不好意思的了 道成笑嘻嘻的說道 這是小意思 算不了什麼 我們這裡倒是不在乎這個香錢 這一個月之中 才是半個月 除了你的吃化工錢之外 還餘着七十幾吊呢 到了下半年還是這個樣兒 就可以餘富出來一百幾十吊錢 我要說一句話 可不知道于先生你

笑話不笑話 于春說道咱們都是裡手人 何況二位當家的如此待我 無論什麼事我只能幫忙 絕以不能笑話 道成說道我料着你不至於笑話 不然的話 我也不能跟你說這個 這不是餘富這個錢嗎 我們弟兄倆誰也不願意收起來 打算想個法子把他化出去 這可不是出家人應該辦的 這個話你還不明白嗎 于春點了點頭道 我明白了 這可不算什麼 離着我們那裡不遠 有座老爺廟 那裡面的和尚 一個人都有一份外宅 這並不算什麼不對 明面上不過就是那麼說 本來麼既然是紅塵世上的人 爲什麼戒紅塵上的事呢 說到這裡 略爲住了住 又說道你們二位要是化這個錢去 多少可得嚴密點兒 倘若走露了風聲 對於燒香求藥的恐怕是要有點兒影響 道成一聽這個話由打于春咀裡說出來 這可算是個機會 這也就是三十吊錢的關係 真要是沒有燒香的了 他這份錢不就是賺不了嗎 所以他很關心 既然是如此我就順着他的話說才好 道成想完了 這才說道 這個主意是我師兄說的 我也計算到這裡了 打算化錢還能出去百八十里嗎 當然就得在附近這幾個村鎮上 再者說常去還能夠沒有人知道嗎 我倒是這麼說了 他說那可有什麼法子呢 我可跟他透了這麼一句話 最好是出廟那才好呢 于春也點頭說道 這個話很對 道成說道 我師兄問我了 不出廟上那裡找去呢 往下沒說別的 于先生你猜我想到那裡了 于春說道是想到遠處暗含着弄一個女子來嗎 道成說道不對不對 那個辦法不是私鹽包嗎 廟裡也不能放 于春說道廟裡不放女子 我可就想不到 道成說道我說幾句笑話 于先

生你可千萬別惱。這是我說的。可是還沒有對我的師哥說呢。我先跟你來說。咱們就作爲談閒話。誰也不許過意。如果說我說的對。咱們就接着說。要是不對的話。咱們就是一說一笑。于春說道：二當家的以後說話不必這樣的客氣。咱們不是有交情嗎？既然是有交情。咱們就是無話不談。那裡還用這些個客氣話呢？道成說道：這不是客氣。因爲這個話有點兒關係。如果于先生以爲我說的對。我們接着研究。那自然不算什麼了。如果以爲不對。未免有點不好聽。所以我把話說到頭裡。你也就不致於怪我了。于春說道：請說請說。不用客氣了。道成先笑了笑。這才說道：要說這也真是笑話。我這是自己想出來的。由這麼遠。我把你弄到廟中。還得把你改變了道裝。所爲的是什麼呢？不就是爲要賺這三五十吊嗎？要依我說來。既然爲的是賺錢。那就什麼也別在乎了。只要多賺幾個錢。不用娶妻生子。買些個田宅地土。不是到不能賺錢的時候。還可以吃飯嗎？我的意思是這麼樣。要不怎麼想到這一層上呢？就是剛才說的我們的師兄弟。他也不願意賺這個香錢。打算想法子把他化出去。又恐怕外面落了不好聽的名譽。對於燒香求藥的很有關係。我可就想到于先生你這裡了。于春聽到這裡接着問道：怎麼打算借着我的名義弄一個女人嗎？道成說道：倒不是這個意思。我打算把這筆錢全都歸你。于春說道：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我如何能要這些個錢呢？現在我不就是多拿着好些個錢了嗎？道成說道：這個錢你還沒聽明白。我們找個女人來。不也是陪着我們師兄弟一說一笑嗎？如果你要陪我們說笑。你還賺這個錢不好嗎？要不我

怎麼說你別過意呢 甯道也就是一說一笑 如果于先生你願意呢 那就算是我沒白說 要是不願意的話呢 甯們就作爲罷論 于春一聽心說說了半天合是琢磨我這裡來了 又一想這也不算人家琢磨我 總得說是人家二位和尚這是爲好 不是打算叫我多賺錢嗎 又一想不過這個事太難看了 自己想了會兒 心說誰叫我爲的是錢呢 遂說道當家的你說怎麼辦怎麼好 道成遂道好吧 遂吩咐小和尚把衣服及胭脂粉等全都買來了 小子于春也豁出去了 當時就把女裝換上了 本來這位于春身體生得就很苗條 面貌長的也很俊俏 穿上女子的衣服 還是跟女子差不多 這一來不要緊 外面這個風聲可就都有了 都知道竹林院內藏着一個女人 這些個香錢差不多全都給那個女人買胭脂粉了 這個話傳來傳去 可就傳到少俠客林相南的耳內了 心裡一想 他要是離着我這裡遠我就不說了 統共不到三十里 居然有了這種僧人 我們父子可稱爲俠客 別人不管都可以說的去 惟獨我們父子不管 未免有失俠客的身份 這個事要是告訴我的天倫 他老人家是以省事爲本 必然不叫我管 莫若我暗地裡前去打探打探 如果沒有這個事遠則罷了 真要是傳言不假 我就要憑手中的雙股劍 將他等盡皆殺死 君子這種地方就叫俠肝義胆 他也不打聽打聽人家廟裡的和尚是怎麼個人 單人獨自的前去 如果不是人家的敵手 應該怎麼辦 這就說是年輕的人心高氣傲 並不知道危險 當時在窻竊看 可就被和尚看見了 和尚怎麼也沒想到是外人 以爲是和尚來竊看呢 故此喊了一聲 又誰知外面答話了 自稱林相南 兇

僧知道不好 如果不將這個人結果性命 我們的秘密就要保不住了 這才擺軍刃出來動手 這個和尚就是道普 後出來的三個人就是道成 覺塵 女裝的是子春 老頭子智爺看的明白 廟裡頭放着這麼一個妖艷的女子 當然他們都不是好人了 這回事我可不能不看看 本來和尚跟崧相南打了個平平 就見廊下的那兩個和尚也各自擺刀出來交戰 俗語說的好 好漢架不住人多 當時林相南不是他們的敵手 因為年輕的人好氣 就是不肯落敗 那個意思就是耐戰三合 誰知道將久是三拳難敵四手 一個驟閃未及 被覺塵僧一脚踢倒 雙股劍全都拋在了埃塵 三個和尚走進來按下就細 細綁已畢 然後提到房屋中 又把雙股劍拾起來 智爺一看 可莫明其妙這孩子是怎麼一回事 年輕的人 一個人來到廟中 寡不敵衆 被獲遭擒 心想這個孩子一定是好人 那幾個和尚絕不是正經東西 按說這個孩子落敗之時 我就應當出頭救他 可有一節 年輕的人不叫他受點挫折 以後他的胆子可就越來越大了 等他被獲之後 好再回頭救他不遲 這是老頭子打定的主意 故此看見林相南落敗並不管 容着他們把孩子提到屋裡去 老人家這才不敢怠慢 趕緊飄身下來 仍然到林相南所呆的那個地方偷看 就見幾個和尚全都落了坐 把林相南往當中一放 他們用手一指道 胆大的孽障 爲什麼到我們這裡來打探 實話告訴你吧 這位子春先生是我們的男友 他是男扮女裝 難道說你敢攔阻你家祖師爺嗎 說着話氣恨恨的 那個意思就是要舉刀過來 結果林相南的性命 林相南面不改色的仍然帶着笑容說道 好你赶快把

你家的少太爺結果性命吧 總算是找一時失慎 死於禽獸羣中 這功夫二和尚攔住了道
師兄先別忙 你看不出來嗎 他還是真不含乎 不定他不合乎嗎 今天咱們非叫他栽這個
不可 他不是罵我們是禽獸嗎 我們也叫他裝女子 再結果他的性命不晚 就是他死了也
叫他蒙着羞恥而去 道普一聽這個話很有道理 就是這麼辦了 說話這就動手 遂抓住了
林相南的衣服 孩兒到了這個時候未免有點兒後悔 心說不應當冒然前來 死我倒是不怕
他們如果作賤 我可真是沒有辦法 想到這裡有心說不算 可已經辦不到了 這時才激
口大罵 幾個和尚說道 你不用罵 回手就看看你的樂兒 站在一邊的智爺一看 心說這可
不能不管了 只可一聲喝喊 叫了聲衆淫僧休要無禮 爾等還不出來受死等待何時 衆人
一聽 誰又來了 這才告訴于春看守林相南 當時幾個兇僧拿起軍刃出來 智爺可沒有帶
着長軍刃 就是腰裡帶着一對 穴檄 當時可就取將出來 就與兇僧打在一處 到底是
蓋是老的辣 兩個和尚一齊動手 老人家跟他們兩個人打在一塊 尚且逍遙自在 這個
地方可不是說武術 這就是論的是閱歷火候了 林相南也不是功夫不好 不過是火候的關
係 跟人家動手壓不住氣 一上手恨不能就將人家打倒 這還是單打獨鬥 到了人位多的
時候 心裡更着急了 所以才輸招 到了老人家這裡 可就不然了 打的自自如如不慌不
忙 看那個樣兒不過是才打了個三五个照面似的 老人家這一沉住氣不要緊 兩個兇僧可
吃不住勁兒了 准知道這個老頭子厲害 也忘了沒問他的姓字名誰 大概准不是平常人

小子心裡這一有所思不要緊立刻招數就見着慢。正在這麼個功夫，林相南手擊雙股劍罵了一聲兇僧。我看你等往那裡逃走。和尚看見林相南跑出來了，未免就是一怔。心說我們不是把他細起來了嗎？而且還叫于春看守。如今他怎麼會出來了？這是怎麼回事呢？莫非說他等還有餘黨，真是那樣的話，于春的性命休矣。其實小子們那裡知道，于春一看外面又來了人和他們打上了，心說這件事一定外面有了風聲了。這個小孩長的怎麼樣，他們又要糟塌人家，我是爲的是錢。人家孩子是爲什麼呢？現在既然是我一個人，在屋裡，我何不將他放開。如果要是他帶着外面那個人，把這幾個和尚殺死，或者把我趕走了，我弄的這些個錢，也足夠用的了。不然的話想走也是走不了。當時于春把主意打定，遂走過來說道：這位林爺，我把你的綁繩解開，你把我綁在這裡。他們必然要問我你的綁繩怎麼解開的。我就告訴他們說，是被一個老者救出去的。但是你出去之後可要把他們赶走。然後再把我放開。你看怎麼樣。說着話不等林相南回答，遂伸手把綁繩給解開了。然後自己站在一邊。林相南一看，如果不把他細上，真是那幾個和尚回頭一問，他就有性命的危險。想到這裡遂伸手把他細上了。又把他的咀給堵上。這才拿着自己的雙股劍出來。兩個和尚本來打算找個機會逃走。皆因他們不知道外邊有多少人。如果要是被人家拿住，到了那時可就不好辦了。當時小子們打了一聲呼哨，這才一齊逃走。當時老少二位英雄把他追出了廟外。可就回來了。林相南先到了屋中把于春放開，然後再找小和尚呀。可就一個也不

見了 遂問了問于春 這才知道是這麼一回事 趕緊的叫他換上了男子的衣服 老少二位英雄又叫他把廟裡的銀錢帶着 然後又把他帶到林相南的家中借住一夜 等到次日又打發人把他送回山西老家 小子于春謝過了二位英雄 遂告辭而去 然後林相南把這樁事跟自己的父親一說 林孚問道救你之人現在那裡 林相南說道 現在我們家裡 老人家趕緊出來拜見 後來一問才知道是一位成名的俠客 雖然是沒見過面 可是二位老人家都有個耳聞 林老俠客這才叫了一聲相南 從此以後你就不是我的兒子了 因為我的兒子 已經被竹林寺的和尙打死了 現在你的性命全都是智老俠客所救 他老人家就是你的再生的父親 你還不赶快過去見禮等待何時 此時孩兒也實在是感激智爺的大德 救我不死那倒是小事 如果要是他老人家略為遲慢一會 他們要是把我給糟賤了 雖然死了也羞恥呀 孩兒想到這裡 遂走過來就給老人家磕頭行禮 智爺說道這是怎麼說的 林老俠客這不是誠心奏做人嗎 我們在外面行俠作義的人 要是在外面遇見不平的事就得伸手相助 因為這是禮所當然的 怎麼這還值得一謝嗎 林爺說道不止於是一謝 從此之後這個孩子可就是你的兒子了 與我可就毫無關係了 如果你老人家不點頭 我就不叫這孩子起來 智爺一聽可到爲了難了 過了一會這才說道 林老英雄休要如此 在下收此孩兒作爲義子就是了 當時林爺方才點頭答應 遂又叫相南見過了禮 此時把個智爺給樂的可就別提了 當是林爺非得叫智爺在家裡多住些天不可 智爺說道我實在是沒有功夫 又將自己住店所遇之

事一說 因爲未追趕上郭鳳如 以致誤遇了林相南 前後的話一說 林爺一聽因爲人家搭救了自己的兒子 口頭上雖然不說 但是心裡却是萬分的感激 當時聽說老人家有事 這可不能說出不管來 只可說道智老俠客 既然有這種事 爲什麼不早說呢 你我一同前去 趕緊把姑娘找回來才好 智爺聞聽遂說道 如果豪老人家肯出來幫忙 這不就更好辦了嗎 林爺還未等答話 孩兒林相南 也要跟着 當時智爺說道既然如此 我們是事不宜遲 趁着天光尙未明亮 我們爺兒三個可以追趕一程 老爺兒三個說到這裡 跟着起身 出離了林宅 順着大道往前追趕 要說由打這兒到李家莊去 這幾步脚程可不算什麼 就有一樣兒麻煩了 皆因三位誰也不認識道路 又不知道李家莊在那裡 不過是每過一個大鎮店 就得進去探聽探聽 正然在各處尋找之際 猛然間聽見前面有脚步聲音 老少三位留神一看 前面來了四個人 一邊走着一邊說話 這個說老張你看見這個事了沒有 叫我看看恐怕辦不好 西莊姓郭的不是說了嗎 人家那裡並不打官司 聽說已經約了人啦 今日我一看呀可了不得了 就憑這麼一個女的就這麼厲害 如果我們把這話一告訴郭二爺 他老人家也就傻了 又有一個人說道不要緊 郭二爺可有兩種勢力 又有錢又有勢 無論如何也鬧的過西莊 那個又說道 人家西莊是現打不捨 再者說人家又不打官司 你就是有錢有勢 到那裡去用呢 打算這件事要用錢把人家靠窮了 這件事可不是那麼容易 再說西莊的財勢也不算合乎啊 不用說是一時半時 就是三年五載也未必把人家靠的窮 又有

一個說道 你這個話說的一點也不對 只要郭二爺到衙門裡說一句 立時衙門裡就得派人到郭家莊去捕獲兇手 常言說的好 光棍不鬥勢 他們就是有人又應當怎麼樣呢 當時頭一個說話的那個小子非常着急的說道 你們竟說這些糊塗話呢 人家約來的人全都是什麼劍客俠客 而且都是些個來無影去無踪的人 你打官司不打官司人家不管 人家要是在深更半夜暗中前來殺人 你應該怎麼辦呢 當時那三個小子聽完這話 俱都反對他道 你這簡直是長人家威風 人家郭二爺外頭認識的人也很多 他們約的來人 人家就約不出來的 嗚 四個人一邊說着話一邊往前緊走 智爺聽的這個功夫可大了 准知道這幾個小子是東莊打發出來到李家莊送信的 老人家本來要探聽裡頭有什麼機密沒有 聽了好大半天 也沒有聽出什麼來 也不過就是幾個小子打嘴攪 這才叫了一聲林老英雄 你老人家聽見了沒有 這四個小子就是到李宅去送信之人 聽他們的口氣 大約這個鳳如姑娘是到東莊去了 可有一節 我出來的時候 已經到東莊探聽一回了 裡面說的什麼 我也都聽見了 似乎那個意思姑娘還沒去呢 難道說我走在他的頭裡不成嗎 林孚一聽 遂說道既然如此 我們很可以將他等伸手拿住 詳情一問便知了 智爺答道不錯 我也是打算這麼辦 老三位計劃已畢 這幾個小子可就已經走過去了 不過這老少三位 打算追赶他們 可就不容易了 不過就是轉眼的光景 可就將幾個小子趕上了 當時孩兒林相南把自己的雙股劍晃了出來 然後往當中一站 高聲說道 小子們站住 幾個小子一聽 差點兒沒給吓壞了

一個個全都跪倒在地，口稱好漢爺爺在上。我們幾個人是走道的，身上沒有帶着錢。林相南這才厲聲說道：「說八道，你們爲什麼不帶着錢呢？你們趕快說明了你們是那裡的人，到那裡去，辦什麼事去。如果說的有情有理，我就放你們走。不然的話，他們沒有錢，今天就要了你們的命。當時幾個小子也不敢隱瞞，只可是實話實說了。書中暗表，姑娘郭鳳如自聽了丁得山的言語，心說相隔不就是這麼遠嗎？何必請人家太平俠去呢？我可不敢說我的武藝高強，如果說要是到東莊探聽一下，或是前去捉拿郭芝成，這件事大約還不至於有什麼難處。要說這個地方可得說是藝高人胆大，於是自己把主意想好了，又把自己隨身的軍刃，拾掇俐落，遂一聲也沒言語的就走了。先到了東莊各處去探聽，因爲沒見着郭芝成，姑娘一想，我可不能白來這麼一蹕，我必須要警戒警戒他們，到底看他們害怕不害怕。想罷來到正中大廳的屋頂上，故意一踏陽陰瓦，耳輪中就聽咯吧一聲響，把屋裡的這羣小子可全都吓壞了。其中有幾個胆子大的，打算出來觀看。姑娘站在房上看的明白，遂伸手掀起了幾塊瓦，照定小子們就是一下，說來也是這幾個小子倒靈，姑娘的這個手法可太准了。一瓦打下來，不歪不斜的正打在小子的天靈蓋，當時小子噯呦一聲，身形栽倒，屋裡的人雖然不少，可是一個敢出來的也沒有了。姑娘知道這小子死不了也够受，也准知道這個信算送到了，心說既然這裡沒有郭芝成，我可就要到李家莊去了，好在這個道路的方向我已經知道了，遂出離了馬宅，可就順着道路够奔李家莊去了。老馬家裡的人知道這是西

莊來的 一個個可全都害起怕來 當時大家一計議 這還了得 淨說郭二爺有錢有勢不成 人家西莊派來的人 都是些來無影去無蹤的人 人家要是打算要咱們的命 那簡直是易如反掌 到現在郭二爺要是不出來 這個事可實在是不好辦 大家商量好大半天 別的話別說 趕緊的到李爺的家中 給郭二爺送信 現在被打的人是已經快死了 這可是怎麼辦呢 於是大家商量 這才打發人前去送信 趕到了李明的家中一問 原來這位郭二爺新近又買了一個老婆 每天除去取樂之外沒有別的事 既然西莊出了這個事 可不能不打發人告訴郭芝軒的這位二兄弟郭二爺去 送信的人把經過一跟郭芝成一說 小子郭芝成也害怕了 自己還是支撐着 恐怕叫人家看着不好看 當時只可說道 不要緊我有幾個朋友 他們認得不少的成名劍俠 只要給他們一個信兒 就可以把那些位劍俠請來 到那時我們就不怕他了 你們今天先回去吧 我明天就到西莊去 送信的人走了之後 小子不由得後怕 因為自己知道郭芝軒在地面上交往的很廣 真要是知道了我的所在 打發人前來暗中行刺 到那時可如何是好呢 小子是越想越怕 有心回家吧 現在已經晚了 於是就在李明家中住下 這麼個功夫李明來了 見着郭芝成說道 怎麼你淨在家裡呆着呢 我這幾天非常想念你 你應該問問西莊的這個人命怎麼樣了 郭芝成聞聽 先長嘆了一口氣 遂說道大爺你別問了 這段事可是越弄越不好辦了 方才東莊來了送信 說是西莊約了幾位成名的劍俠 暗中到了東莊 用房上的瓦打傷了人拉 據說很有能為呢 現在我這兒正

爲難呢 他們這樣一來 咱們應該怎麼辦呢 李明一聽這個話 不由得哈哈大笑道你這
個胆子也太小了 叫你這麼一說 連坐官的也別得罪人了 不然的話劍俠們就要暗含着前
去把他們殺死了 要是這麼一說 那還有世界嗎 劍與俠也不過就是一說 難道說還真是
來無影去無蹤嗎 那不過就是這麼一說就完了 紙糊的人落在地上 還有個響聲呢 還不
用說是肉人了 再者說無論他的能耐怎麼樣 難道說還能把骨頭肉練沒有了麼 劍俠也不
是樹上長的 地理生的 難道說他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嗎 除非是大羅金仙 能够駕風御
氣 那才算是來無影去無蹤 郭芝成說道你說這個話不成啊 眼睜睜人家能够高來高去
你說這應該用什麼法子抗拒呢 李明聽了遂冷笑一聲道 這個有什麼難處 不過多找些個
人看家護院不就完了嗎 郭芝成說道恐怕不成吧 就是看家護院之人看見了也是無用 李
明聽了這話 不由得一怔 怎麼家中來人行刺 不是就怕看不見嗎 怎麼會看見之後倒沒
什麼辦法了呢 郭芝成道這個話你還聽不明白嗎 看見了當然就得動手 人家那些個人都是
武藝高強之人 要是有一百個人 就許不是他們的敵手 請想這不等於白費嗎 李明閉聽
笑的不得了 我說你是怎麼的了 你又不是女子 怎麼這樣的胆怯呢 常言說的好三拳難
敵四手 好漢子架不住人多 叫你這一說 公伯王侯的府兒 要是得罪了人 高來高去的
人 也是一樣前往 人家花許多的錢 找看家護院的幹什麼呢 所怕的是人單勢孤 家裡
沒有人 並且還是身通武藝的人 兩三個人不是人家的敵手 倒有可慮 如果說是家裡預

備好了人。那還有什麼可怕的呢。郭芝成這小子根本就不會武術。對於這些個事。不過就是想像而已。要說怎麼樣爲對。他也是不知道。當是聽了李明的言語。雖然還有點兒不服。可是已經就好的多了。李明這才說道。天已不早了。有什麼話咱們再說吧。當夜情況不表。且說次日早晨起身。木打算到各處去約人看家。那知道夜間之事。均被姑娘看得分明。要說就憑這位姑娘可來不到李家莊。皆因姑娘出了郭家莊。走了沒有二十里地。路途一上遇見了一個老頭。也是够奔郭家莊去的。當時姑娘問了問老頭子。這個李明居住在那裡。老頭子說道。你要是問別人我或者不知道。惟有這位姓李的。那乃是我們莊上第一財主。因爲這個李家。就是人家的。人家家裡住的房子。都是清水磚瓦。住宅是四個院子連在一起。大門就在大街的正當中。那房子別提多麼講究了。姑娘聞聽點了點頭。心想這可是一個巧事。不然的話向那兒找去。又問了問莊子的情形。由打這兒起得過了幾個莊子才到了。這位老頭子說的明明白白。遂又問姑娘道。天已這般的時候。你一個姑娘家到那裡去呢。姑娘說道。我就是向東邊的那個村子裡去。咱們改日再見吧。說完了這個話之後。姑娘便離開了老頭子的前面。遂施展陸地飛騰的功夫。要說幾十里地的路程。可不算什麼。不多一會兒的功夫可就到了李家莊了。當時看了看這地方的形勢。跟老頭子所說的全都一樣。這才到了裡面觀着。果然路北有一所很整齊房屋。大門的意思。也跟老頭兒說的一樣。當時姑娘便知道這總不會錯的。於是才施展飛簷走壁的功夫。到意面各處打探。此時

正是李明和郭芝成兩人正睡得有味兒呢。姑娘借着燈光往裡一看，這是看了個滿眼。姑娘當時可看着有氣，打算下房去。開了屋門，手起劍落，將這兩個小子結果了性命。就在這麼個功夫，太平俠智爺和林孚父子老少三個到了。這一點說得可未免有點兒離忽。前文將然說到林相南假充劫路的，尚未問明了那幾個小子的來歷，怎麼又來到了李家莊來了呢。其實這兒略一表說你就明白了。皆因當時老少三位問明了送信的道路，然後又把四個小子往樹上一綁，於是便按着他們所說的道路找去了。將然來到了李宅，可就看見了鳳如姑娘了。屋裡的動作，三位也看明白了。當時姑娘倒不好意思起來了。依着林相南打算下去把郭芝成拿住了。智爺說道不可，劍俠客作事，要動就得有要動的機會，絕不能無緣無故下去擾亂。孩兒問道：這麼一說，你老人家應當怎麼辦呢？莫非就看看罷了不成嗎？智爺當時一笑：這個事可太好辦了。就是綠林道常用的法子，叫作調虎離山計。到他們別的院中，給他們點起一把火來，他們的家裡頭必然就是一亂。到了那時候，難道說他們兩個人還不起來嗎？如果外邊一亂，我們就可以伸手拿人。相南點了點頭道：這種辦法就叫人不知鬼不覺。果然還是薑是老的辣。當時老頭子林爺要爭着去點火，智爺一想：鳳如這麼大的姑娘，不可以叫他在眼前。當時便打發姑娘前去點火，叫孩兒林相南給他尋風。二人去後，功夫不見甚大，這個火就起來了。外面的人一喊，可就將兩個小子驚起來了。各自穿上衣服去，趕緊到外面觀看。這個地方可得說是智爺的機伶。當時飄身來到下面，遠遠的叫道：郭

二爺請你到這裡來吧。郭芝成不知道這是誰，果然來到了近前。老頭子一擺手，叫郭芝成往外走。郭芝成也是倒運，也搭着火起來的害怕。當時也不問老頭子是誰，跟着就走了。老俠客林孚，看的明明白白，也在後面追下來了。一直到了莊外，智爺看了看四外無人，這才說道：郭芝成，你認的我嗎？當時芝成一聽，吓了一跳，趕緊問道：你是什麼人？老頭子哈哈一陣冷笑，這才把他的罪狀說了一遍。這功夫林爺也到了，遂說道：問問這小子打算跟着一起走，還是綁起來扛着呢？你就不用打算跑了。及早到西莊去見你的嫂子，有什麼話我們到那兒說去。到了這個時候，郭芝成叫吓壞了，有心認罪服說，又仔細一看說話的，不過是兩個老頭子。心說就憑這麼兩個人把我吓住了，將然想到這裡，又來了兩個人，正是林相南和郭鳳如二人。小子一看可了不得了，各個人手裡都拿着軍刃，不問可知當然是有會武術的人。如果是我一走，招惱了他們兩個人，別的不說，眼前的這個虧當然要吃。你說不走吧，就得叫他們把我帶到西莊，見着田氏這個可怎麼說呢？小子正然想不定主意的光景，相南走過來一脚把小子踢倒了。當時解身上的衣帶就綁。智爺說道：不必綁他了，叫他跳咱們走吧。相南這才撒手，遂厲聲說道：小子快走。郭芝成無法，只得跟着走。別看這幾位走的那麼快，到如今加上郭芝成可就不成了。走到了天光大亮，統共走了不到三十哩地，遂找個酒舖，衆人打尖。郭芝成一看，同行之中，還有一個姑娘，長得模樣跟田氏差不多，可是比田氏俊美的多了。小子可不知道這是誰。這個時候要想問問，那個話簡直就是

談不到 幾個打尖已畢來到了郭家莊 先到了店房之中 告訴郭龍郭虎 把田氏太太請了出來 田氏一聽把郭芝成拿到了 自己不由得這個氣可就大了 跟着就來到了店房之中 當時看見了郭芝成 不由得一陣難過 後來悲哀了好大半天 田氏這才手指郭芝成道 你看見了沒有 我現在的兒女已經都 麼大了 現在我說這個話就算毫無避忌 田氏說到這裡 跟着就把當初的事前後說了一遍 把個郭芝成同張口結舌 一句話沒說 田氏又談到郭芝軒親自看見你的行爲 並沒有趕盡殺絕 誠心把你放走 這個事就叫人不知鬼不覺 你要是由打那裡改惡向善 把以往的惡習除去 好好的在家裡度日 那不是很好嗎 你倒甩手走了 你的伯父爲你不是親生自養的 忽然間逃往在外 當然是待你不好了 因爲這個老人家心裡一驚拗 遂得病死了 這就是事中因由 絕不能算是死在你的身上 他老人家也到了歲數了 別的事我全都不問 爲什麼你使人出來 把你的哥哥害死 郭芝成到了現在那就算是良心發現了 聽見田氏這麼一問 他也哭了 聽來聽去田氏說他使出人來把郭芝軒打死 小子連連說道 嫂子你這個話可實在冤枉我 我哥哥跟東莊鬧事 那是罷設賭局時結的仇 與我並不相干 無論如何 我也不至於害死我的哥哥 田氏聞聽冷笑一聲道 這個事我要是沒調查清楚 何必單跟你說呢 郭芝成將要起誓 在旁邊的太平俠說道 郭芝成到了現在 任憑你怎麼說 也是白費了 如果你再說不是 我馬上可以把現証找出來 這不是你的嫂子把你的罪狀全都說出來了嗎 我再說說你的經過 這個你還能

狡賴嗎 老頭子當時把小子由打家中出去 如何遇見李明 怎麼賣身 一直說到拘串王九幫助老馬 跟郭芝軒鬧事 昨天晚晌尙且如此如彼 這可全都是親眼看見 郭芝成聽了這個話 臊的小子恨不能鑽進地裡去 小子准知道這個事瞞不住了 只得實話實說 最後悔就是一句話 絕不該助着東莊打死郭芝軒 到現在沒有法子 只可該什麼罪領什麼罪就是了 田氏向智林二位老人家問道 這可應該怎麼辦呢 二位老人家這個時候可不能多說話 因爲人家是當家子 再者說事關重要 裡頭有好幾條人命呢 再者這個事憑公斷定 一時之間也很麻煩 故此彼此面面相覷 誰也不肯多說 當時姑娘郭鳳如插言說道 母親你老也不用多問了 這個事這不是全都在這裡擺着了嗎 憑他一個人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莫若求幾位老人家 同我到東莊去將王九老馬一同拿住 然後歸官就是了 智爺一聽這個話 到也合乎情理 這個也實在太麻煩了 倒不如聽憑官廳 更覺合適 小子郭芝成一聽心裡也樂了 心說我現在被你們拿獲就算是沒有法子 如果要是歸了官司 我就算是逃出活命 小子這才答應一聲好吧 既然如此 咱們就到公堂口說去吧 只要是官斷我什麼罪過 我是無一不領 當時話就算說一定了 林孚智與林相南 老爺兒三個 一同够奔東莊 談到拿老馬王九等 那就算是易如反掌 一會兒的功夫 就把小子全都拿到了 套好了車轎 知會當地地方 一同够奔縣衙打官司 東莊裡的人早就把這個信傳到李明的耳內 沒等衆人到了縣衙 小子可就早就去了 縣官姓董名文清 是個班頭出身 他這個縣官的

位置完全是借李明的銀錢買到手的。當時看見李明來了，總算是財東了，自然不敢怠慢。忙問有什麼事。小子這才說道：現在我有一件事要求老爺多多分神，就是郭家莊開店的郭芝軒，有個當家的兄弟，因為沒有父母，跟隨郭芝軒的父親長大成人。後來郭芝軒娶妻田氏，對他不能相容，說是郭芝成有調戲嫂子的行爲，把郭芝成逼的逃往在外，因為無法謀生，以至於自尋短見，可巧被我在路上遇見了，將他搭救下來，因為這個人很老誠，因此叫他幫我收租，說來已經是這麼些個年了。這個郭芝軒在西郭莊設開賭局，東莊有個姓馬的也開設賭局，因此他們兩下裡爲仇作對，彼此羣打。郭芝軒因受傷身死，東莊那邊後也死了三個人。現在他們說郭芝成有意陷害他的哥哥，說他們打這個架是郭芝成的主使的，並且使出強有力的人來，已經把郭芝成拿到西莊去了。郭芝成爲人老實，惟恐受他等的欺騙，這才要求打官司。這段事請老爺你給調解調解吧。當時董文清答應道：好辦好辦，請你就放心吧。我這裡替郭芝成作主就是了。小子又把西莊誣告郭芝成的事又說一遍。董知縣說道：老爺不用管了，只有我一人承當就是了。如果在我這邊順當解決了，就算完事。如果這裡解決不了，送到府裡的時候，我必然給你赴信。李明點頭答應道：好，我這裡謝謝你了。遂站起身形告辭而別。小子剛走了不多一會，這個案子也就到了在那個時候打官司。別看到了衙門裡，論到傳堂得聽官廳的吩咐，惟有田氏的這個案子可就不然了。因李明走後，董文清等傳出話來：只要是東西郭家莊的案子到了，不分早晚，趕緊預備升堂班房的人。

那裡還敢遠背。當時看見這個案子到了，立即到裡面傳話。功夫不見甚大，遂就打與升堂。先把田氏帶上來。董知縣照例問了姓名，誰家住那裡，作何生理，來到縣衙控告何人。田氏當日也不添不減的實話實說，就相郭芝成如何逃往在外，怎樣主使外人打死他的族兄前後的說了一遍。當時董文清聽畢，把驚堂木往桌上一拍，這才說道：「田氏婦人，你這個說話，可太已的胡來了。常言說的好，捉姦要雙，捉賊要贖。你只說郭芝成竊盜你，可有見證沒有？」這一句話，可把田氏問住了。心說：「這個事要不是自己告訴丈夫的，就連郭芝軒都不知道。本來這種事，就用人知道，要是能够叫別人知道的，那又算不了喪事了。」田氏只得分辯這個理由。當時董文清把桌子一拍，不須你往下胡說，你們東西兩莊，純是因爲牌局羣毆，你們這邊死了一個人，東莊那邊死了三個人，論理說一命抵一命，東莊不是比你們多死了兩個人嗎？你們得給他們三百兩治喪費，你們兩邊都是犯了私打羣毆之罪，每邊罰你們三百兩銀子，以作賑災之用。田氏將然要說話，董知縣便吩咐衙役帶下去，並說道：「如果不聽本縣的判斷，本縣必要以大刑加問。」遂着衙役喝喊了一聲堂威，把田氏帶下去。然後又把老馬王九帶上來，知縣告訴他罰銀二百兩，老馬聽罷，遂連連答應，都吩咐完了。遂令退堂。便來到花廳裡面，把郭芝成請到了後面，就把分派的各事跟他說了一遍。雖然這個面子是李明的，可是對於這位知縣，也很感謝。小子又託了人跟田氏說，官司咱們算完了，所有衙門裡叫你們拿錢，你一文錢也不用往外拿，全都有我們一面承當。

田氏這個時候 心裡可氣得要死要活 還是太平俠智爺 在旁邊出主意道 這個官司也不用打了 就是上告的話 他們也是使這個手法 仍然是白生氣 倒不如暫時先叫他拿銀子出來 有什麼事以後再設法報仇就是了 田氏當時一想 一個女人家出入衙門口 也實在是不應當 倒不如先把這個壓下去就是了 常時可就答應了 東西莊所拿的錢 全都是郭芝成小子一個人辦理 小子把錢交了之後 這個案子就算完了 雙方各自葬埋 死了的人 合都忙合着辦完了 然後再找姑娘可就沒有了 這一來不要緊 可就把田氏給吓壞了 遂派人到廟裡去找也沒有 田氏可就着忙了 於是要求二位老人家先別走 爲他尋找 當時二位老人家 也是沒有法子 只可答應了 遂帶林相南 先到縣衙附近隱藏 怕是到了夜間前來行刺 因爲年輕的人肝火太盛 他可不知道殺完了之後 這個禍可就惹下了 老爺兒三個隱藏了兩三天的光景 也未見什麼動靜 這才知道這個姑娘並未到這裡來 只可又到郭芝成的住宅去調查 恐怕姑娘把郭芝成殺死 給他死去的父親報仇 誰知道來到郭芝成的家裡一看 一個人 沒有了 房子全都倒鎖着門兒 當時老少三位只可又到李明的家中去調查 來到了李宅一看 正赶上李明和他的愛妾飲酒取樂 就聽李明說道 郭芝成這一去不是打算躲禍嗎 他這一去還是非把禍找來不可 他不聽我的話 那有什麼法子呢 智爺在外邊一聽 這才知道郭芝成這小子躲到別處去了 可就是不知道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 這個地方二位老人家當然不知道 皆因郭芝成這小子 有一年出去

催租去 大約帶着有幾百兩現銀 路過玉頂山地方 被一羣劫路的人們 把小子給圍住了 別的事他不僅得 要說這個劫財的 他可明白 當時跟劫路的人們說道 衆位你們不用着急 你們不是打算要銀子嗎 我身上所帶的有限 現在可以留下 如果大家還有用項 以後我還可以給你們送點兒來 當時劫路的這幾個小子們一聽 心說這個人倒好說話 遂說道你有多少錢 先拿出來給我們吧 可是你可別吹呀 郭芝成說道我這不是吹話 你得可要知道我絕不會說瞎話的 但不知你們這些位中 那位是頭目 我不但是情心願意往外拿銀子 而且我還有事相求呢 因為我時常走這個路 如果要是保護我 不怕是我每年所有的錢給你們 我也是情心願意的 到那時我不就又交了這些位朋友啦嗎 賊人們一聽遂說道好 你有什麼話跟我們這位王頭兒說吧 當時郭芝成便和王頭拱手 遂說道王頭你辛苦了 在下姓郭名叫郭芝成 要是提你老還許不知道 我們的主家姓李單字名朋 是給王府催租的 我就在他的家裡 嘗一份小差使 就是替他要地租錢 我今天就要租錢回來 現在我這裡有五百銀子 請你們弟兄先留下吧 王頭兒一聽 提出李明這個人來了 心說不錯倒是有這麼一個人 從前也聽玉頂山寨的寨主提過 對於李明的人 千萬別劫 只要他們來了 我們設法子把他請到山上來 咱們可以跟他借一點 那倒可以 如果劫了他 就跟劫了皇杠差不往來 如果你沒有特別的聲勢可鬥不了人家 到那時不但是本地面吃不了 就是走到別處去也有點兒吃不開 皆因人家勢力太大了 王頭自從聽完了寨主的

囑咐的話之後 可就一回沒却過 今天可真算是巧了 我何不約他上山呢 就這麼一說 叫他上山可不成 話又說回來啦 難道說我們就白遇見他不感嗎 莫若先叫他把銀子拿出來 我們大家一分 然後有什麼叫寨主跟他說去 當時小子把主意拿定 遂改過面孔來樂嘻嘻說道 郭爺 鬧了半天你是跟李爺是一事呀 往常有別的要租錢的 只要被我們遇見 他要是送個十兩二十兩的 我們也不能要 因為是不好意思的 以前李爺有個朋友 大約是託咐過 郭芝成一聽更樂意了 想不到這個李明還有這麼大的勢聲呢 這才說道 你們要說不要 那可不像話 這是我個人的私禮 也不是給山寨拿錢 別說是現在寨主沒在這兒 就是見了面 我連提也不能提 因為這私交 說着 一看一共是八個人 郭芝成拿出二百兩銀子 叫他們大家分數 王頭又請郭芝成上山 見寨主 玉頂山的寨主 姓裴名龍 外號人稱金刀太保 這小子的功夫很好 如果要在江湖上走正當中的大路 也可以稱得起俠義之流 可惜他有一種毛病 就是好喝酒 酒後又愛貪色 的確够一個酒色之徒 因此才落草為寇 以前倒是娶過妻室 過了不到一年可就死了 到現在仍然是光棍一條 當時王頭帶着郭芝成到了山寨上面 先把話回進去 裴龍迎接着 彼此報完了名姓 郭芝成一提自己是給李明催租的 聽說對於李大爺有個關照 我到貴山來 也就是感謝這個意思 既然寨主能够這樣大仁大義 我們也不能不感激 只要是這山寨上面 要有用錢的地方 就可以到在李宅給我送上個信就是了 要是用多了也辦不了 要是你們用三五百

兩 那可算不了什麼 裴龍聞聽喜歡的了不得 這才說道實話跟兄弟你說吧 我這個山上
一共是五十多名嘍兵 八個頭目 每天是四班守山 四班到山下作買賣 天天差不多總有
買賣 雖不能說是怎麼樣的富餘 可是也不至於怎樣的爲難 除非是趕上有事 不得出去
作買賣 只得想法子在外面找點兒什麼了 要是平常的時候 可用不着 郭芝成當面一面
誇讚裴寨主如何英雄 裴龍一喜歡 這才說道如果兄弟不嫌棄的話 我們弟兄可以結成金
蘭之好 郭芝成一聽 當時可喜歡的了不得 當時可就吩咐一聲設擺香案 兩個人便衝北
叩頭 裴龍是大哥 郭芝成是兄弟 要說兩個人拜把子可實在是有點兒不好看 其形好似
結婚一個樣 衝北一叩頭 和拜天地差不多 二人拜把子之禮 彼此呼兄叫弟 裴龍又分
付一聲擺設酒席 二人便痛飲起來 一直喝到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之時 小子裴龍他自從和
郭芝成結拜非常高興 自此結拜之後 郭芝成每一個月兒到這來一次 到山寨上面住個三
五天就走 說來也是數十年的光景了 直到小子遇上了官司 自己一想雖然憑李大爺的面
子 官司算完了 准知道田氏這口氣不出是不行 因爲自己的族兄實在是死在自己的身上
如果他要主使出來人來 夜晚之間前來行刺 那便如何是好呢 故此小子想起玉頂山來
了 我何不到那山寨裡去躲藏一下呢 要是携家帶眷的往那裡一住比什麼都強 小子把主
意拿定 於是就把這個意思跟李爺一說 李爺一聽甚不滿意 遂說道還是不去 小子當時
自己想的好 自己的盟弟身爲寨主 那個功夫可不含忽 我要是住在那裡 準可萬全無憂

大約我在那裡 不用說他們找不着 就是找着的話 他們也不敢進山 及或是進的了山 也未必得了便宜去 因為小子越想越有理 這才跟李爺說去 當時李爺可也不好意再攔 怕的是真要是在家裡出點什麼事 那不是不合適嗎 只可告訴他叫他對於山寨裡的多加小心就是了 小子這才偕着家眷上山 裴龍一看郭芝成來了 心中可實則在喜歡的了不得又一看把家眷也帶來了 一位妻室一位美妾 長得都如同天仙一般 小子這分喜歡可就別提了 趕緊把屋子給打掃出來 郭芝成可就在玉頂山上住着 到現在李明因為飲酒飲得高興 出於無意之中露出真言 可就被太平俠智爺和林老劍客以及林相南聽見了 這才知道郭芝成這小子已然逃上玉頂山上去 他這一去不要緊 惟恐怕姑娘鳳如得着這個消息找上那裡去 智爺當時問道 林老英雄你老認得這個玉頂山的道路嗎 林爺說道 我倒是聽說過 這個道路我也知道 可就沒有去過 我也常聽人說過 玉頂山的這個裴龍不法 因為我是抱定不出世的宗旨 故此我不想管這個 我總說外面成名的劍俠有的是 就是我不管 將來也會有人管的 沒想到這個小子現在還在那裡了 沒別的咱們去一蹓 就是見不着鳳如姑娘 也可以懲戒懲戒裴龍 於是爺兒幾個並不怠慢 遂出離了李宅 一直夥奔玉頂山 天交三鼓 老少三位才到了山寨上面 暗地裡一探聽 就見郭芝成跪着 就聽裴龍厲聲說道 無論如何你也不能攔阻我 郭芝成叩着頭叫聲大哥 你到了現在 拿住了我的侄女如同我女 望求大哥饒過了仙吧 裴龍把二目一瞪叫道 郭芝成你

這個人太混障了 你的仇人前來行刺 要求我前去拚命去 到如今好容易拿住了 你又說是你的侄女了 你不用在我的面前麻煩了 我看現在留着你也沒有多大用處 莫若把你打發了 兩個媳婦留在我這裡作壓寨夫人 別的我全都不管 這個辦法最好不過 遂說道來呀 左右答應一聲 裴龍吩咐一聲把郭芝成推到後面摘瓜 婁兵答應一聲 如狼似虎的擁將過來 把個郭芝成提出了大廳 在外面的智爺看的分明 當時留着林老劍客在前廳監視裴龍動作 自己帶着義子林相南可就跟隨過來了 將然來到後山 就聽婁兵叫郭芝成跪下 現在的郭芝成 吓的已然如一攤泥土一般 兩條腿連站都站不住了 跪也跪不下了 架他的婁兵一放手 當時就倒在了山坡上面 當時婁兵哈哈大笑道 你怎麼這樣沒有骨頭 還要跟我們大王交朋友 那個道趕緊把他摘瓜就完了 用不着跟他說那些個閒話 寨主那裡還等着呢 於是才走過來一個婁兵 把雙手高高舉起 還沒等往下落 就聽赤的一聲 拿刀的這個小子的人頭滾落地上 死屍倒在一邊 餘下的兩人在一怔之際 兩個婁兵沒動地方的完全作了無頭之鬼了 郭芝成躺在地上細一看 原來是一個年青的孩兒 兩手拿着兩口寶劍 並不認得 林相南可認得他 皆因把這小子已經吓壞了 當時的腦筋辨不過來是誰 林相南這才說道 郭芝成你還不起來等待何時 難道說你連我林相南都不認得了嗎 郭芝成一聽可更吓傻了 准知道這個林相南是帮着侄女報仇來的 別看婁兵被他殺死 我可脫了裴龍之手 到如今我也難逃他們之手 這才爬起來磕頭道 林少爺我郭芝成

已經知道所作所爲不對了 現在我改過前非就是了 我因爲給我的侄女講情 才惹得裴龍殺我 這個輩少爺你還不知道呢 當時智爺在一邊說道 郭芝成我們要不是因爲救你的侄女 我們還不來救你呢 你趕緊起來快說 你的侄女現在那裡 郭芝成一聽說是救他 這個胆子才算放開了 趕緊把他的侄女到山寨的事說了一遍 書中暗表 皆因姑娘看着父親的喪事全都完了 自己的這口氣可沒出 既然是叔叔郭芝成 把我父親給害死的 無論如何我也得把他殺死 給老人家報仇雪恨 我也不能冤枉我的父親 姑娘把主意拿定 暗含着就走了 先到東莊看了看 知道自己的叔叔並不在這裡 然後又够奔李明的宅中 也未看見他的叔叔 雖然知道他的叔叔在別處有住家 怎奈自己並不認識 心說我也用不着到別處找他去 只在李宅就可以把他等來 無論如何他也不能不到這裡來 故此姑娘白天買些個吃食東西帶着 就隱在坎地裡 到了夜間之間就够奔李明的家中來探聽他叔叔行動 這一日夜間來到了李宅 無意之中聽李明把玉頂山說了出來 姑娘當天晚上沒敢動 因爲不知道玉頂山這個地方在那裡 只可等到次日天明 順着大道往前行走 如果遇見行路的就跟人家打聽 可巧姑娘把路正走對了 來到了玉頂山下 先圍着繞了一個灣兒 看看上山有道路沒有 把道路全都看好了 又找了一個地方吃了飯 吃飽了喝足了 於是找了個樹林子一呆 等到了夜晚之間 前去探山 要說姑娘這個功夫可真不含乎 登山過嶺如行平地 施展開了陸地飛行之法 其快無比 這個玉頂山又搭着不甚險峻 故此不費力氣的

上去了。來到了山上一看，巡邏下夜的人也不少。可是一個看見姑娘的也沒有。便一直來到大廳院，隱在房上往裡觀看。就見郭芝成和一個少婦，還有一個男子，三個人全都坐在一處說笑。當時姑娘不能多看，隨飄身來到了下面。喊了一聲郭芝成，還不出來受死等待何時。這一喊不要緊，把屋子裡的人吓了一跳。姑娘雖然知道自己的叔叔在屋裡，可就不敢進去拿他。因為是燈光已滅，他等要是不出來，姑娘可以闖進去拿他們。這不過是綠林道的規矩。真要是燈光不滅，姑娘也不能進去拿人。因我三個人是一女二男，無論如何也不好意思的進去。當時裴龍把燈光吹滅，然後拿起自己的軍刀，就是金背砍山刀說來怎麼叫金刀太保呢。就因為他使的這個軍刀才有的這個別號。小子全都預備好了，都沒敢冒然間的出來。怕的是受人家的暗算。於是先拿起一張凳子來往外一扔，然後隨着縱了出來。姑娘借着星月的光華一看，正是屋中那個不認識的男子。這才厲聲喝道：小輩你是何人。獻出郭芝成還則罷了，不然的話今天叫你死於我手。裴龍一看來的這個人，手擎寶劍，正好似嬌滴滴的一位大姑娘。小子先哈哈的大笑了一陣，你問我我就是本山的寨主。金刀太保裴龍便是。如今你既然來到了我的山寨上面，你就給我作個壓寨夫人就完了。也省得你家寨主動手了。你想你既然來到這山寨裡，你還想走嗎？姑娘一聽這小子說話如此無理，這個氣可就大了。本來看他剛才的那種行為，就應該將他殺死。何況說話又如此的無理呢。遂說道：小輩死期已至，尚且不知。如今還要滿口胡言亂語。今天你家的姑娘郭鳳如，把你打發回

去就完了 說着遂把寶劍一擊說道別走接劍 照定小子的腦袋便擊 小子躲開了寶劍 本打算用力相還 怎奈姑娘劍法太快 這一招走空了 跟着就是三招 小子晃動身形 東躲西閃 姑娘的這三劍過去 於是便看招換式 小子借着姑娘看招換式的功夫 這才接架相還 統共戰了不到十個照面 金刀太保那裡是姑娘的敵手 已經就落了下風 這個時候屋中的二奶奶和郭芝成 也全都把衣服穿好了 他心裡知道來的這個人就是自己的侄女郭鳳如 心裡可非常的害怕 真要是裴龍不是他的敵手 自己可就有性命的危險 打算出去隱藏起來 又不敢走 心裡又害怕又不敢看 不敢看可怕又想看 於是隔着窻戶往外觀看 倒底看看誰勝誰負 別看郭芝成不懂得武術之道 可對於動手的上下風 他也看的出來 看了看姑娘連砍了裴龍四五劍 裴龍方回砍一刀 後來一看裴龍只有招架之功 幾乎無有還手之力 郭芝成一看 心說我的老老 大約今天我這條小命要玩完 正在害怕的當兒 就見裴龍一擺刀跑走了 姑娘隨後追趕 裴龍順着角門往外跑 姑娘也隨後趕到了 這時 的嘍兵也得着信兒了 到了外面一看 寨主輸了 大家可就都害起怕來了 猛然間就見姑娘一出角門 撲通的一聲栽倒了 當時裴龍也不知道郭鳳如會怎樣摔倒了 自己心說我是好福氣呀 這個姑娘如果肯跟我作親 這就算是天作之合 憑他的這個功夫 無論如何也不至於栽倒了 這不是上天使然嗎 不但是這小子這麼想 就是姑娘也不知道是腳底下是什麼東西絆的 不過自己後悔 小子既然逃走了 就不應該追他 不是來捉拿郭芝成來的

嗎 就應當照郭芝成下手 到如今這不問可知是中了他的詭計了 必定用繩子將我絆倒的
姑娘心裡未免着急 心想莫非說父親的這個仇 就不許孩兒我給他老人家報嗎 不然的
話 爲什麼你老人家在天之靈 不助孩兒我報仇成功呢 正想及此時 裴龍一喝喊道 快
給我細上 當時嘍兵等過來就把姑娘給細上了 當時鳳如心裡這份難過呀 可就別提了
倒不是被拿之後怕死 因爲自己是女子 要是死於當場 倒也算不了什麼 最怕的是被人
家活擒 果不其然還是真波拿了 可惜練這些個年頭的功夫 這算是頭一次出頭 就落個
這樣的田地 真正是太已不幸了 現在姑娘的思想沒有別的 就是打算快死 可就是不得
手尋死 今天的這個難關絕以逃不出去 正然想着 裴龍走過來親自將姑娘挾起來 寶劍
仍然給他插於背後 這才笑嘻嘻的來到了大廳裡面 遂叫了一聲二奶奶看着 我到前頭去
喝點酒去 回頭給他來個樂兒 小子說完之後 可就走了出來 二奶奶果然就把鳳如拉了
過來 這且不提 且說郭芝成看見了鳳如被獲 不由得心裡就是一陣難過 哥哥郭芝軒的
死 確是死在自己的身上了 到現在因爲難 就把自己弄成這個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兒了
如果我要是不害我的哥哥 怎麼也不至於到了這種地步 從這裡看起來 果然是害人
如害己 至現在我的侄女要是不爲了是給他父親報仇 怎麼也落不了他們的手裡 如果他
要是再死了 當然這也算是我給害死的了 那知道郭芝成這個打算和裴龍所要作的全都相
反 小子郭芝成這個時候心裡就別提多麼難過了 心說真要是自己的侄女再遭了他們的害

這個罪惡可就都在我的身上了。莫若我前去求一回，看看他行不行。如果要是放了那就算再好也沒有了。真要是這孩子再遭不幸，我怎能對得起這個郭字呢？小子想到這

裡，將要到裡間屋去找斐龍。正赶上小子出來，郭芝成見了他便跪下了。並叫他大

哥。現在我有一件事情相求，無論如何你也得答應。就是請你老人家把將才拿住的那個

女子放了。因為她乃是我的侄女，裴龍當時聞聽有氣，遂說道你這個人是怎麼說話法呀

你也不知道來的這個丫頭，是怎麼樣的厲害啦。幾乎我沒被他戰敗了。真要是被他戰了

你們倒先不說，我不是得頭一個死。雖然說是你們的仇人，實際也跟我的仇人一樣。

可是我死了之後，你們也絕以活不了。我既是他拿住了，你就應當前來道謝才是。爲什

麼反叫我把他放了呢？今天我也不管他是誰，一定叫他在這裡作壓寨夫人。如果他不管

應的話，我就將他先殺死。怎麼到如今你又叫我把他放了？呢？你可知道放虎容易擒虎難

。如果放他走了也不要緊。你準能知道他善罷干休嗎？如果他要是二次前來，有一個留

神不測的地方，就要遭他的毒手。到了那時連你也不一定活的了。大約你就不想來說

情了。再者說這個事你也管不着。我是本山的寨主，你們投奔我這裡來，不是爲的是叫

我保護你嗎？現在刺客到了，未能要了你們的命，就算我把心盡到了，你就應該謝謝我呀

。現在找跟人家說想要納此女爲壓寨夫人，怎麼你又認起親來了。難道說你還要前來違反

我的山令不成嗎？你可知道我那裡寫着可有山規，就照你說的這幾句話，理當先把你結果

性命 在我們二人動手之時 爲什麼你不認親呢 在那時你要是喝喊一聲侄女不可動手 叔叔我在這裡了 那也算你對了 彼時你吓的一聲也不敢言語了 這是我把他拿住了 比說他要是把我殺死呢 你又應該怎樣呢 看起來你不是到我這裡來避難 分明是有意前來謀害我 郭芝成當時說道不對 大哥你這是多想 我實在是良心的發現 皆因我的族兄死在我的身上了 如果這孩再死了 不也等於死在我的身上嗎 如果她要是再遭了不幸之事 不也就是從打我的身上所起嗎 當時郭芝成哀夕懇求 斐龍像沒有聽見一樣也不答應 後來把個斐龍可給惹火了 才喝令把郭芝成殺了 准知道自己如果把他殺死 一妻一妾可就全都歸他自己了 不然早晚也得有這麼一回 他在這裡避難 絕不能長久 早晚必然要走 到了那個時候 我要說不叫他走 不過一種客氣話 就是他們再多住幾日子 難道說我還總不叫人家走嗎 真要是叫他們永遠不走的話 非得殺了他不可 早殺晚殺反正是這麼一回事 殺了就殺了吧 這才喝令推出去 智爺在外邊把話聽完了之後 心說郭芝成這個大難 總算是受出來了 不然的話他絕不能後悔 既然有此後悔之心 這個人就可以留在世上 現在姑娘既然被困 這個事可不能延誤 不如我先到前面把姑娘救出來再說吧 當時郭芝成這個時候准知道林相南不能加害於他 心裡也就放心了 跟隨一同來到前面大廳 到了院中一看 老劍客林爺手擎雙劍 正然跟斐龍動手 金刀太保那是林爺的敵手 可就被老頭子用雙劍圍住 不用你是戰 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啦

小子當時一着急，恨不能一刀把老頭子劈死。又誰知老人家的身形一轉，便躲開了裴龍的刀。可是已把寶劍放在他的勃子上面，耳輪中就聽赤的一聲。把小子的人頭削落在塵埃。腔子往一邊一倒。這一輩子這才算結局。這時候全山的婁兵一看寨主死了，便知道這個地方守不住了。山上跟着就亂了。老頭兒們哪快走吧。衆人說着話，各自逃命。就在這麼個功夫，大廳那兒可就起了火了。當時智爺一看，心說郭鳳如尚在屋裡細着呢。這個火一着，還了得嗎。老人家打算够奔裡面去救人。正於此時，迎面來了一尼姑。口中念了一聲阿彌陀佛。爾等大胆，竟敢前來攪鬧我的山寨。說着遂把寶劍一擊，口中說道別走接劍。智爺一看劍到了，只得憑手中的雙槓接架相還。正在動手的當兒，緊接着又來了一個尼僧。手擎寶劍攔住林爺動手。當時我也不知道。這二位尼僧是那裡來的。聽他們說話也好像是本山的寨主。但是婁兵全都逃走了。似乎又不是要說這二位的功夫可高了。林爺也就和他們將然戰了個平手。功夫要是一長了。當時在一邊閒談的人可就是一個林相南。於是老人家吩咐他道：你不用在這兒管我們。你趕緊去救鳳如姑娘要緊。林相南這才來到裡間套間。這個時候屋裡已然就見了火啦。當時相南一看，姑娘仰面朝天的在那裡躺着。於是相南的寶劍將他的綁繩割斷。怎奈這個火已經就着到下面來了。當時相南也顧不了那許多。一伸手可就將姑娘抱了起來。於是冒着烟火就逃出來了。將然來到了院中。大廳的房屋花啦一聲，全都燒塌了。於是相南把姑

娘放在一個黑暗的地方，便來到智爺的面前。再一細看動手的二個尼姑，任什麼也沒有說。各自撒軍刃而走了。於是相南就把搭救姑娘的情形跟一位老人家說了一遍。智爺便趕程緊叫相南把姑娘弄到這裡來。相南答應了一聲去了。功夫不大可就回來了。並回說道：姑娘已不知到那裡去了。當時二位老人家一聽，不由得吓了一跳。心說費了這麼大的功夫，把一個救出來，到如今怎麼會又把姑娘給丟了呢。當時智爺可就埋怨相南做事不對。你既然可把姑娘救了出來，到了外面你就應當把他細繩給解開爲對。這一來不要緊，可應該到裡面去找呢。林爺看了看全山的火勢全都起來了。救火當然是沒有人救，只可把這玉頂山燒個片瓦無存。這才說道：智老俠客，也別埋怨他了。皆因他年輕，作事分不出輕重來。我想姑娘一定是被別人盜走，不是兩個尼姑。就是本山的嘍兵，不管他是誰盜走的吧。山上已經不能容留了，就是被人盜走的話，也得下山呀。叫我看來事不宜遲，你我隨後追趕倒是正理。智爺無法，只得依着林爺這個主意。這一追趕可不要緊，可就要了郭芝成的命了。當時郭芝成說道：當此深更半夜之時，我帶着兩個女子下山，已經就太不容易了。如果老少英雄全都走了，我們要是遇見了歹人，我們三個人一個也活不了。智爺一想這個話很對。眼見火焚完了玉頂山，已經走了的嘍兵等，全都隱伏在附近呢。如果看見了他，當然不能輕易放過。這才叫聲相南，我們老哥兒倆前行一步，你同着郭芝成走吧。相南點頭答應。於是就和郭芝成一同走，不表他們這一起。且說二位老人家，順着山道施展陸地飛行的

功夫不一會的光景 已然來到了山下 將然到了大道邊 就聽見旁邊有人念了一聲阿彌陀佛 二位老人家辛苦了 兩個老人家一看 說話的不是別人 正是方才在小山上動手的那個尼僧 在他的身邊站着一個女人 正是鳳如姑娘 二位老頭兒不由得一怔 就聽姑娘說道 二位老人家大約你老不認識他們吧 這二位是我的恩師 這一位是林孚老劍客 這位是太平俠智曉 二位尼姑各自把名姓報完 然後說道 二位老英雄千萬不要見怪 適才山上動手 就爲的撮合一段姻緣 要說太平俠智曉的腦筋很快 心裡可就明白的 他們和我們動手的原因 就爲的是把我們佔住 故意叫相南到屋中看見姑娘身體 但是可不知道二位尼僧怎麼會來的這麼恰當 這個地方就看出來教徒弟不易了 弟子稱師傅這句恩師 是一點也不冤 自郭家鬧事之後 郭宅打發人到金龍寺把田氏和姑娘兒倆接回家中 自姑娘走後 普濟和普化一計議 既然郭家莊出了這樣煩事 孩兒回到家中 短不了要爲父報仇 如果妄殺了別人 可就給 目已招出了禍來了 這個孽可就是你我弟兄造出來的 咱們既然教了徒弟 可不能袖手不管 普化說恩師 所說之話很有道理 我想咱們到他們的家中看看去吧 普濟連連擺手道 你說的這種舉動 那是俗家人所作 咱們兄弟既然和他有師徒的關係 可不能那麼辦 如果說不管 那只就不問了 就是管的話 也不能叫郭家知道 咱們可以暗含着去辦 也用不着人家知情 再說這個事咱們出頭 也並不是爲郭家的事 所爲的是咱們弟子 皆因他練藝十多年 頭一次出去 當然他不知輕重

如果他的胆子太小了，咱們可以用言語激勵激勵他。假如說胆子太大了，可以暗含着警戒於他。叫他知道是撞了釘子，以後自然就知道多加小心了。當時普化聞聽點頭稱是。這才吩咐着小尼僧，叫他好好看守廟宇。於是二位老尼僧略為收拾，遂一同就起身了。簡斷提說，二位老人家便暗地裡跟隨鳳如。所有他的一舉一動，二位老人家全都看個分明。到了最後這一次，郭芝軒喪事已畢，姑娘單人獨自的這一走，二位老人家可不滿意。因為人家智爺和林爺，這都是成名的劍俠，對於江湖之上的閱歷可太好了。鳳如不能不應當不跟人家商量一句，再說又是個姑娘，單人獨自的出去，外面的道路未必全通達。倘若有個舛錯，生死倒是小事，名譽可實在要緊。如果要是出點意外，不用說他的本人，就連我們也不好看。因此二位老人家不敢遠離，就為是以防不測。一直等到姑娘隻身够奔玉頂山。這二位老尼僧的這個氣呀，可就大了。這才叫初生之犢不怕虎，真是一點兒也不錯。只要得着機會，必須懲戒他一回才好。不過這個孩子的胆子也太大了。凡到山寨上去，當然就得知道人家山寨中的底細，不論有多大能為的人，也不能冒然前往。因為不知道人家山寨有什麼安置，大凡山寨全都不一樣。有的憑着人力的，又有憑着器埋伏的，也有憑着山勢險絕的。如果你不知道人家的底細，性撞上去，那便危險可就大了。如果是男子，最大也就是一死，栽斗勛而已。你是個女子，那可就更得慎重了。因為裡面關乎名節，豈可這樣的輕心大意。二位老人家當時把主意拿好了，留神看了看孩兒跟金刀太保動手之時，裴龍

已竟落敗逃走。按說不追他也就算了。當時姑娘非得追趕不可。比如說人家要用最俗的法子。就是用絆腿繩兒。就可以把他拿住。於是老人家普濟便忙藏在角門子旁邊。容着姑娘追趕出來當兒。一伸手可就把他絆倒了。這種舉動非得够身分不可。比如說小子裴龍看見鳳如栽倒。有意前來加害於他。老人家當然就不費力氣的把他打倒。在老人家心裡想着佔山爲王落草爲寇之輩。沒有一個不貪戀女色的。小子裴龍的動作。果然不出老人家所料。當時把鳳如細起來。後來郭芝成良心發現。求放鳳如。裴龍不聽。反倒一怒要殺郭芝成。後來林爺監視裴龍。智爺和相南救郭芝成。二位老人家可就全都看個分明。故此並沒有管郭芝成。暗合着看了看。鳳如被人細着。心說看你下次還這樣的大膽粗心。不。正然觀看的光景。裴龍要够奔套間。就聽外面有人一聲喊道。小輩休要如此。還不出來受死。等待何時。裴龍一聽又有人來了。於是拿起軍刃。跟看就縱了出來。並不問姓名的。舉刀照定林爺便殺。林爺把手中寶劍一擺。真是光華萬道。當時把二位老尼僧吓了一跳。心說不知道這是那一位。怎麼這個功夫這麼高。看這個意思。除非是成名的劍客。絕沒有這樣好的武術。這麼個功夫。智爺和相南可就全都到了。別看二位老尼僧不認識林爺。他可知道相南是他的兒子。准知道這個孩子合乎不了。心說鳳如也這麼大了。如果說給他配個人吧。也沒有合格的。再說他也不好意思說出來。這樣不是長久的事。只要要是配了人。可就脫出了不少的危險。再說以後有什麼事。我們可就放心了。於是老人

家這才縱身形到了大廳後面，點着了一把火，點完了之後，林爺已經把裴龍殺死。當時老人家恐怕這兩個老頭子到裡面搭救鳳如，因為鳳如在屋裡躺着，被二位老人家看見，可有點兒不合乎，所以這才擺手中的軍刀，攔住了林爺。智爺將然一到，普化又攔住了。這個時候火勢已經起來了，無論如何他們也不能不到裡面去救人。誰知果然又被老人家算着了。聽智爺吩咐相南到裡搭救鳳如，相南冒烟突火，把個姑娘抱將出來，够奔黑暗地點放下就走。二位老尼僧便看出這個孩子將來絕不難成名，於是二位老人家撤軍刀一走，可就將鳳如挾着走了。把綁繩解開，又給他換上衣服。當時鳳如睜眼一看，原來是二位恩師到了，將然要跪倒磕頭。二位老尼僧一擺手，遂帶着孩兒就走。一直到了山下，二位老人家把姑娘責斥了一頓。當時鳳如也後悔的不得了。正然說話之時，林爺和智爺到了姑娘這才從中引見。林爺不由得佩服人家二位老尼僧高明，遂說道：聽二位高人所說這個話，是有意將令高足配於犬子，此事實在是使我欣喜。但是這位智爺也不是外，乃是孩兒的義父。不過恁得把這件事情須跟郭家莊的田氏太太說一聲才好。二位尼僧點頭答應。這才一同回歸郭家莊。姑娘到了這個時候就無話可說了。本來在燈光之下光身露體，不但是被人家林相南看見了，而且還是人家給抱出來的。真要是不嫁人家，這就算是一次失節。到了這個時候，林爺也不能說出不要來，所以這個話可太容易說了。直等到了郭家莊，二位老尼僧見了田氏，把所經過之事跟田氏一說。當時田氏聞聽之下，可喜歡的了不得。

心說每逢一給姑娘提人家 他就堅持不允 你說這種事將來怎麼辦呢 想不到如今

得了這麼個好機會 這真是除掉了我心中一塊大病 再說林相南這個孩子長的也很好

如果要是發生這些個事故 恐怕還尋不到人家這個主呢 大家正然說話之時 林相南以

及郭芝成 還有他的一妻一妾全都來了 當時先不提郭芝成這段事 林爺先吩咐孩兒給岳

母叩頭 林相南一聽立時就是一怔 遂說道這是豈有此理無論如何我也不能娶郭氏之女

皆因在火場之中我將他救出來的 如果我要是娶人爲妻 那不成了有意以此要挾嗎 智

爺一聽可就火兒了 遂罵了一聲胡說 小小的年紀任什麼不董 不聽尊長的吩咐 還要強

辭奪理 你只顧說出這個話來 難道說你就不怕人家笑話你嗎 枉爲劍客之子 難道說男

女授受不親你就不明白嗎 你在火場中救人當然是好意 皆因那不是個自己的意思 那是

我打發你去的 可見得你不是你的主意 再者說姑娘在火場中的情形 你已看個分明 而

且你還把他抱了出來 如果說你不取人家爲婦 便是你壞了人家的名節 這叫人家怎麼嫁

給別人呢 不過衆人全都明白你不是出於成心便了 如果打這兒說你不取人家 那可是你

作事不合道理了 不然的話看見人家姑娘的那種情形 你就不應當抱他 不但不能抱 就

連屋子也不能進去 只可出來 任他死於火場之中就是了 既然你有憐惜性命之德 到現

在你就不應當說這種話 你所說的這個話 如果傳到姑娘耳中 當然他是無面生存人世

合着你這一救還不如不救呢 如果你要是不救他 任他死去 那倒是人家未曾失節 這樣

一來仍然是免不了一死雖死尙且含羞。你可以細思細想然後有什麼話再說老人家這一片言語把個孩兒說得閉口無言。林爺這才說道還不趕緊給你岳母行禮等待何時。孩兒無法只得過來給田氏叩頭當時把個田氏喜歡的了不得林爺遂又叫他給二位高僧叩頭。於是二位尼僧說道這段事不是解決了嗎我希望跟着就辦好在住居相隔不遠我等弟兄可要告辭了林智二位大英雄。如路過金龍寺可以到裡面住些日子。當時林智二位老人家也說了幾句客氣話謝過了賓保之德然後二位尼僧就告辭了鳳如把二位老人家送出莊去才叩頭作別這件事完了之後郭芝成這才叫道二位老英雄這不是當着你老的面。我的錯處我也全承認了。到現在我再後悔也來不及了。現在我跪在我嫂子的面前請罪。他老人家不讓我活我馬上就死如果他讓我活着叫我受什麼罪。我就領什麼罪。智爺一點頭說道好好。當時小子郭芝成果然跪在田氏面前。這個時候的田氏既然知道郭芝成已然後悔了。常言說的好殺人不過頭點地。別說他還因為護屁鳳如險些被殺。幸虧是機會巧了。不然的話早已死去多時了。到現在也不能提及前非了。於是田氏說道。二叔請起。鬧事以後的這些個事。我已經都知道了。要緊的就是你自己得知悔改過前非。到現在說算是一天雲霧俱散。已經過去的事我們可以不提了。以後咱們再說新鮮的。郭芝成聽到這裡便磕了一個頭。謝謝嫂子的恩典。遂說道。嫂嫂現在我還有一事相求。就是我要回家居住。不知嫂子肯其容納否。田氏聽到這裡可就樂了。遂說道兄弟。到了這個時候。嫂子已然是老邁不堪了。就是你回到家來。也沒有

可囑託的了。郭芝成聽了這個話，由心裡可就帶出不安來。雖然未曾說出來，可是已竟表示出來萬分慚愧。接着田氏又說道：「這個事由二叔你自己看着辦。這個家也并非是我自己的。你要不在家裡，那可有什麼法子呢？談到我這一層，只是要求你悔改前非，別的一概不必問我。」小子這才站起身形，當時把他的妻妾安置安置，回到李來莊，大家全都搬過來，並請林爺回家預備。郭芝成懸彩聘姪女，太平俠當時要辭行，田氏不叫走，非等到把喜事辦完了再走。林宅那邊也是這個話，你的兒子成家，爲什麼你先走呢？如果說是怕要在外面的話，還得想法子把你找回來呢。何況是在這裡呢？無論如何也得過完了雙禮才成呢。智爺無法，只得就住在郭家店，到金龍寺去過兩遭，也時常到林爺那兒來住，倒是很有意思。轉瞬之間，喜期到了，郭宅這邊所有一切的事，全都是郭芝成辦理，可是並不和姪子要一文錢，完全把自己的私產拿出來，要富富餘餘的聘這位姪女。到了過嫁的這一天，所陪的東西可實在是數不勝數，差不活過八九十歲的老人，也沒看過有這麼富餘的陪嫁。到了正日子，鼓樂喧天的，可就這位鳳如小姐娶了過去。論人品乃是天生的一對玉人，論門戶一位是劍客之子，一位是劍客之徒，可稱得起是門當戶對。老頭子智爺受完了雙禮之後，便告辭走了。臨走的時候又到郭家莊看看。聽田氏說，這位郭二爺的行事很好，對於田氏身上，真比自己的兒女還孝順呢。郭芝成所經過之事，凡是跟他坐在一起的人，他就一句不瞞那全都說出來，就爲的是勸人學好作好事，因爲這幾年頭兒現世現報最

快無比 我要不是藏有歹心 也不至於成了這個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兒 這個報應還不算完
到了玉頂山又差一點沒被殺 看起來作惡事的報應 可實在是太厲害了 每逢郭二爺
跟人家一說這件事 還是真把那些爲惡之徒給提醒了不少 智爺一聽這件事居然落到如
此的圓備 心中一高興便告辭走了 打算到河南地界紅梅嶺 找着龍亭村的周琪周映光
雙黨掃日月風裡飛虎嘯九天 把這件事去跟大爺念叨念叨 繼知行走在中途恰遇見病太歲
張方 當時張方問老人家由打那裡來 太平俠這才備叙前情 張方聽罷點了點頭 老人家
又問了問張方現在打算到那裡去 張方說道 我不是被人家趕了嗎 到現在也沒有地方可
去 我想在來龍山立點功勞 然後再到四川成都府取量天尺去 太平俠說道 你要打算打
聽來龍山的事 得到紅梅嶺內找這位老大爺 他老人家一定知道 張方一聽可喜歡的了不
得 既然如此 我就跟你老人家去一蹓 不知可以不可以 智爺一聽小子說話如此客氣
遂說道那有何不可呢 說罷二位一同前行 行走中途 迎面遇見了一個人 正是老劍客歐
陽修 當時張方過去行禮 智爺也見禮已畢 張方這才問老人家到那裡去 老劍客一伸手
由腰間取出一個布包來 交給了張方看 並說道我這一次下山 就爲的是收此寶 怎奈
看你刻苦練藝 尙且還有福管理此寶 故爾二次給你 你要好好的保存 不可隨便亂用
以免損壽 張方也知道老師師給的這是鎮觀之寶 當時磕頭謝過 張方並沒敢深究老人家怎
樣把邁門弩得回 這件事要是攔在人家劍客的身上 可實在是算不了什麼 張方洞中學藝

之時 老人家就够奔了尉林的家中 各處探聽 要說這個鎮觀寶 須得其法 不然的話 還是真沒有地方找去 老人家便在這位尉林的門口 等候着他 果然不出老人家所料 尉林自從丟失了張方之後 自己的心裡非常的不痛快 暗想我的宅院 如此嚴密 怎麼就會有人隨便出入 這還不說 尚且能够將人救走 這個人得有多大的功夫呢 既然如此所得 他的邁門弩 我必得要好好的保存 不然就許被他們盜去 想便把邁門弩取出來 重新看了好半天 然後收放在一個書箱之中 小子心說 任憑什麼人到我的家中偷盜軍刀 怎麼也想不到把這種玩藝收放在書箱之中 當時小子越想越得意 那知道却被老人家看了個明明白白 容着小子回歸外面臥室 老人家遂由後窗進入屋中 並不費力的便把鎮觀寶得到了手中 彼時可沒給張方 因為不知道小子二次練藝成績如何 如果要是能够刻苦用功 再給他也不為遲 後來見張方還是真把達摩老祖易經筋練下來了 果然成績可觀 於是二位老師打發小子够奔四川成都府前去取一對量天尺 這個地方也就是看看小子的胆氣如何 當時和尚可沒動 歐陽老人家可暗合着跟隨於後 到底要看看張方怎麼去取軍刀 果見小子先不去取軍刀 轉身仍然打算够奔來龍山 老人家看着倒是有些個英雄氣概 又看見小子遇見太平俠 打算一同够奔紅梅嶺去 只要是到了紅梅嶺 必須還要二次再到玉頂山 皆因小子手中並未有寸鐵 到了緊關節要之時 可未免擔心 常言說的好 人老愛兒 出家人老了愛徒弟 有心不把邁門弩給張方 恐怕孩子遭了意外之苦 老人家這才出頭

把邁門弩給了張方 老人家把話吩咐完了之後 遂跟太平俠作別 小子張方三次行禮 才送走了老師歐陽修 小子張方這個痛快呀可就別提了 行路之間與太平俠說道 老爺兒們這可不是跟你老說句大話 我這二次練藝之後 內外兩家的功夫 不敢說通達 要說是平平常常的主兒 打算贏我可有點兒不容易 太平俠一聽 心說這小子也不是真有能耐沒有 你着他這個吹說勁兒還真不小 這才說道 既然你有了這樣絕藝 你可以想法子露一下子我看看 張方搖了搖頭道 這個功夫要是單練出來 那還有什麼意思呢 反正早晚可以遇的上機會 若是彼此動手 才能顯示出來功夫好壞呢 當時智爺點了點頭 心裡明白 准知道這小子是說大話 當時只笑了笑就完了 遂接着說道 一時之間當然是找不着機會 咱們放着這個碰兒吧 將來有機會再說吧 正然說到這裡 聽見那邊有人說道 小子你也用不着我費事 准保三個照面我就能够將你打倒 就聽又有一個說道 小子說大話當不了動手 告訴你吧 你不是三個照面可以將我打倒嗎 我一個照面就能把你打倒了 來來來不用多說 有能耐咱們走上看 當時二位聽的明明白白 分明這是兩個人動手 不過樹林深密 一時還沒看見這兩個人在那裡呢 於是智爺叫道 張方這不是機會到了嗎 如果你要打要施展施展你的能為 可以過去打個抱不平去 當時張方哈哈大笑道 老爺兒們這個話還用你老人家說嗎 別說是現在我的能耐長了 就是沒有能為的時候 過有平不平之事 我也要管管 何況現在二次練藝 能得又長了呢 到現在我更管了 就是不知道

這個人有多大能爲 如果要是成名的劍俠 我跟他動動手 還可以顯顯我的能爲 當時智爺越聽小子說話越大了 不由得暗中含笑 順着聲音來到了打架人的跟前 原來不是別人 正是苗廣後 跟廣後動手的那個人跟張方長的一般不二 張方一看可樂了 心說這小子是跟我來配對兒來了 這才叫聲廣後住手 智爺一看 遂也高聲說道 那不是望天嗎 那人也住招觀看 當時智爺問張方這是何人 彼此一引見 才知道這個望天 就是周琪的少爺 張方這才問廣後到那裡去 因何在此和望天動手 廣後也不隱瞞的 就把自己出來的原因說了一遍 原來張方自被趕走了之後 許多人談起閑話來 仍然提張方被細要殺之時 許多老少英雄也沒講情 就是苗廣後把他救了 又誰知他走出了之後 却惹了這麼大的禍 這個話也不能瞞怨他 因爲廣後年輕 反不過來這個話的意思 其實就是當日他不出頭講情 童海川也不能把張方殺了 廣後以爲這是衆人瞞怨他呢 廣後一聽 不是我講情把他放了嗎 我還把他找回來就是了 這也只不過就是這麼一說 准知道張方他到那裡去了 如今他可沒有地方去找 不過就是東扎一頭西撞一頭 廣後心裡也有個打算 聽說這小子既然敢對來龍山攪亂 當然他未遠走 一定在附近隱藏着呢 莫不如我圍着這來龍山轉 早晚一定可以把他找着 廣後把這個主意拿妥 果然可就照辦了 凡是山前山後 大小村鎮以及庵觀寺院全都找到了 可就是一樣兒沒有 苗廣後不由得心裡着急 有心回去 已竟出來這麼些個日子 你說不回去 這個張方就算沒處找去 真比海底撈針還難呢

後來孩兒想了一個主意 白晝之間找人 也不過就是東看看西看看 比如說我到了一個地方 白日可以不必找 只須單等在夜晚之間 可以各處探 叫我說也比白天好探聽 甚至於還許比白天還清楚呢 因爲在白晝之間人是活的 明明他在這個地方 找到了那裡他 就許過去告便 等他回來 我又走了 如果在夜晚之間 可就沒有這個弊病了 够時候人就都安歇睡覺了 絕不能深更半夜的他一個人滿街上亂跑 他要是准在那裡 我到了那裡不是一定可以把他找着了嗎 這不過就是小孩兒的思想 只想一面絕以遇到不了 你想的倒是不錯 可就是夜間 人家全都睡了 屋裡也不點燈 也不說話 就是一個人在這屋裡睡覺 你也不知道 聽也聽不見 看也看不見 這樣你怎麼會知道 廣後一時之間可沒想到這裡 可就照着他這個辦法辦了 白日找了個小飯館 喝兩盃酒吃點什麼 於是這麼一歇着 直到夕陽西下之時才起來 跟着用過了晚飯 這才出去找人 凡是到了一個村鎮上 都是這個辦法 這一日來到了龍泉寺 這個莊村雖然不是鎮店 但是可也不小 大約總够三千多戶人家 心說我由打出來的那一日 還沒有看見有這麼大的村子呢 莫非說張方他在這裡 也未可知 於是找了一家店房 字號是悅來老店 到了店門前 有夥計把廣後讓到了裡面 在後院裡找了一間東房單間 雖然不算講究 也倒是乾乾淨淨 廣後落了坐 夥計倒茶打臉水 伺候得非常週到 全都完了之後 這才問道 爺台您吃什麼 廣後便隨便要了點酒菜 吃喝完了之後 自己就歇着去了 等到夜晚之間 出去各處找人 大

約這個天 光景也就是掌燈之時 就聽前院裡面人聲喧嘩 孩兒猛然間一聽 還以為是打架的呢 再一聽不對 似乎這些個人是遊戲着玩呢 但不知他們所玩的是什麼 廣後正在聽着 這麼個功夫夥計進來了 把手裡拿着的兩枝臘燭點着了之後 然後又給他倒了茶 廣後這才問店小二道 夥計前邊院內這許多人 都是幹什麼的 够計聞聽一笑 遂說道怎麼恁連這個聲音都聽不出來 前邊熱鬧極了 牌九寶盒子等模樣俱全 往返豫陝大道的兒 差不多積存兩錢 都上這裡來兩場 恁要是高興的話 我陪恁去看看去 廣後一聽原來是賭錢的 自己是一樣也不會 這才擺手說道 不成 這個玩藝兒我不懂的 店小二說道 得了爺台說別的或者有不會的 要說賭錢這個玩藝 沒有一個不會的 就讓是恁不會 也用不了三眼的功夫就明白了 別說爺台恁這樣聰明 拿着小子我還會呢 怎麼樣恁跟我到前面看看去 廣後說道 你先給我預備酒飯吧 吃完了我還有事呢 閒着的時候 咱們再去看看 夥計答應了一聲出去 跟着又回來了 見他說道 二位爺台恁到這屋裡好不好 這個屋裡亦很清靜夥計 廣後一聽 這是讓進客人來了 遂站在門口看了看 店小二打着燈籠 借着燈光看的非常明白 一共就是兩位年輕的客人 全都是面白如玉 身材苗條 身上穿的衣服 也極其華美 一看就知道是兩個闊家子弟 但不知年輕的這麼兩個人 來到這兒作什麼 正然看着 夥計便樂嘻嘻的走出來 對廣後說道 你看添上街坊這够多麼熱鬧哇 說着走到了近前 直往屋裡走 廣後也不知道他有什麼事 就聽店

小二叫了一聲爺台 你看見這二位少爺了沒有 好大的財主了 每年要在這裡過幾回 到南省販賣綢緞 一帶就是上千成萬的貨物 你要是喜歡要錢 這可是發財的機會 那一次這二位來了也得留下三千兩千的所以我現在給您送個喜信兒 廣後說道夥計 你這個說的我明白 你別看我不會要錢 但是我知道要錢要的是輸贏 有錢沒有錢談不到 誰輸了往外拿 人家有錢 不是贏了才能給了嗎 如果說要是叫人家贏了呢 當時夥計不等少爺把話說完了 遂連連擺手道 爺台你可不知道 這二位雖然愛要錢 但是要錢的經驗一點兒也沒有 除非他不耍錢 只要是他一耍錢 那是一定輸不可 不然我們這個泉龍村的人 只要是聽見這二位一到 比收了秋莊還喜歡呢 當時廣後點了點頭說道 那麼這兩個人是給人家作事呢 還是自己作買賣呢 如果他要是作買賣的話 總得有一本賬呀 路途中的盤川當然得花了 如果說在路上輸幾千幾萬 他這個賬怎麼算呢 夥計一擺手道 爺台這不怪你不知道 實在是怨我未把話說明 在頭幾年這二位是跟隨他們老人家 他們的老人家 姓楊名飛龍大排行第七 人們都稱呼他楊七爺 說來人家可趁幾百萬家當 這二位少爺是楊七爺跟前的 他們是親弟兄二人 楊七爺活着的時候 他們不當家 那個時候就不說了 由打老頭子一死 這二位少爺別的不好 就是歡喜要錢 不但是在我們這裡 就是在北京城家裡 也是天天的長到賭局裡去 廣後這才明白 原來是兩個財主秧子 夥計說道可不是嗎 要不大家都管他們二位叫放賬的啦嗎 你想你來的這是個好機會不是 廣

後一聽 心說合着這小子是個財迷呀 當時笑了笑 夥計這才出去給廣後預備晚飯 廣後吃完飯之時 廣後假說給我倒一壺茶來 說得了 今天我覺得特別的疲倦 我要早一點兒休息 夥計只可答應照辦 少爺閉目養神 耗到天交二更 自己收拾好了 於是够奔外面來 將然要出店房 猛然間想起前院的要錢來 心說吾何不看看去呢 想到這裡 來到前院 這店房裡 陰了要錢的人之外 差不多全都睡了 廣後隔窻往裡一看 喝裡面的人位很多 就見那二位楊少爺在裡面端然正坐 果然那個賭局真不小 四張方桌接連在一處 四週圍都是壓的 那一場也有二三百兩銀子 廣後看了看 並未進去 於是才出離了店 施展飛簷走壁的功夫 各處探聽了一回 那裡有張方影子 一直到了四更天 這才回店 先到前院看了看 那屋裡要錢的仍然是那麼許多人 看了一會兒才回到屋中休息 要是這麼大的村子 一時半時可探聽不完 無論如何也得住些個日子 廣後每天要出去探聽 探來探去 差不多全都看見了 孩兒詢各處探看的原因 乃是倘若要是碰見張方呢 這一天在太陽西下的時候 廣後一個人在龍泉村的周圍慢步 將然走到一個小樹林裡面 聽見裡面有人哭 另外還有一個人 在旁邊勸道 哥哥你心裡難過了 我就知道你一出來心裡不痛快 故此我緊緊的追趕出來 無論如何你也不能尋短見呀 不是張敬也答應借給咱們錢嗎 哭的這個人抽抽搭搭說話聽不清楚 席後慢慢的走過來偷着看了看 這兩個人非是別位 正是那二位楊少爺 廣後不由得心裡納悶 聽店小二說這二位 乃是富家之子 既然

那樣的富足 就是把所帶的金錢全都輸了 也不至於尋死呀 這個地方廣後他那裡知道 這兩個人 一個叫楊宗一個叫楊緒 可算是敗家子 由打他的父親死後 二人晝夜不停的長在了賭局 不到幾個月的光景 把家中所積蓄的浮財 完全輸淨 小子們因為手裡沒有錢 暗含着各處借貸 後來全都借到了 始終也不還人家 當然再借就費事了 二人一商量 這才通知他的母親 打算變產 楊老太太對於他們以前的行為是一點也不知道 如今一聽說要變產 不由得吓了一跳 這才說道 楊宗楊緒 你的父親臨死之時 家中餘產很多 慢說是數月的光景 就是數年的光景 也用不完哪 何況每年還要到南省做兩路買賣呢 那一回也得賺個一千兩二千兩的 到現在因為什麼要變產呢 當時兩個小子可就實話實說了 就接受了壞人的勾引 因為賭錢輸了 老太太聽了這話 心中不由得一驚 心說 不好 看起來指着銀錢不能興旺後世 這兩個孩子就是這麼幾日 就把餘財輸盡 這樣看起來 就說是家大業大 要照他們這樣 幾年的功夫家中的門風就要更改了 老太太想到這裡 可就想起當年的事情來了 楊七本來說是給人家南省一位老客當夥計的 在酒飯之內給人家下了毒藥 把人家害死在店房裡 因此由打這裡發起財來 可見得這個財發的不正當 他才不出好子弟 莫非說這就是報應循環嗎 是不是報應先別說 只可先說眼前的就是了 想到這裡 這才說道 你們可要明白 變產可不是不成 如果不變產 南省這個貨也不用發了 這個話是這麼說 產業變了錢之後 你二人趕緊到南省去發貨 不許你們

再要錢 當時二人一聽老太太准許他們變產 這個喜歡呀可就別提了 當時要求老人家把地契拿出來 於是老太太取出八里莊十三頃的地契來 對他的兩個兒子說道 這要是變了錢不就足夠了嗎 兩個小子一聽 遂叫了一聲娘呀 八里莊這個地方 已經指着借了一百多兩銀子了 老太太一聽 既然如此 再賣也賣不了多少 心裡那份難過就別提了 只可又拿出高屯八頃 二人又說指着借五百兩了 當時老太太一賭氣 把地契全都拿出來 一共是三十多頃 已竟借銀一萬三千兩 老太太一想這個產業就算完了 就是再賣出去 也不過再找回一筆錢來 除此之外 就是有十幾處房屋 也指着使了銀子不少了 老太太暗含着點頭 任什麼也沒說 還把所有的房契地契 完全交給兩個兒子 並對他們說道 這不是你死爹遺留下這個東西嗎 全都在這裡了 你們二人看着辦去吧 我這麼大的年紀 也操辦不了啦 再說到了我這個年歲 也是有今天沒有明天 還不知道死在那時呢 你們二人可要明白 妻子也給你們娶了 要是現了眼 可是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語 所有房地契 你們全都拿去吧 至於怎樣變賣 不必和我商量 當時兩個小子非常歡喜 遂叫了一聲娘呀 你老不用囑咐我們 我們絕不能把這些產業全都變賣了 說完了拿着就走 這個話可叫兩個兒媳婦聽見了 一齊找到了老太太的跟前 一見可就哭起來了 遂叫了一聲娘呀 你老這一來不要緊 您這分明是不給我們留飯了 你說你的歲數大了 別的全都不管了 難道說叫我們將來跟他們受罪嗎 當時老太太聽完了之後 不但不着急 反倒樂

了。叫了一聲二位兒媳。這可不是怨我不管。皆因房地契雖然在我的手裡。可是他們已經指着這個借了人家一萬多兩了。你們想想我要是不給他。不也是白費嗎。當時老太太反倒把兩個兒媳婦勸了半天。當時姐兩心說。咱們婆母大概是受了瘋病了。要不爲什麼不但不氣反倒樂了呢。你說這是怎樣的了。這個話還是真說到了。老太太由打把房地契交給兩個兒子之後。每天起來都是歡天喜地的。並且還到各處去遊逛。可別看這麼喜歡。飯是一天比一天吃的少。人是一天比一天瘦。也就是數個月的功夫。老太太可就病了。不到三五天的光景。老人家可就閉目而亡。這時候兩個兒子的手裡正富餘呢。把所有的房地。託了十幾位跑合的。全都賣了。他兩個人每天就在賭局裡。自從他們的母親剛一得病。就打發人給他們二人送信。以先不肯回來。老家人有氣。叫了一聲二位少爺。別說要錢還不是正經事。就是領憑上任。要是赶上父母病着。都不能去。爲什麼不回去看看去呢。何況老太太還想二位少爺呢。這個時候大少爺正推着高興呢。老管家說話的這個功夫。一共起了二個閉十。心中不由得着急道。你看你够多麼可惡。老太太病了。叫我回去幹麼。我要是會看病也可以。到家裡看看是什麼病。就是我們回去。不也是沒有用嗎。反正請醫生看病就是了。非叫我們回去幹什麼呢。當時老家人一生氣。可就回去了。回到家跟二位少奶奶把話一說。氣的二位少奶奶直落眼淚。老太太雖然病了。那個心裡可明白。面上一點不帶出來。只是心裡難受。也搭着歲數大了。因而心中一陣難過。絕氣身亡。二位少爺拿出

錢來給老太太發喪。哥兩個商量好了。一對一天的靈前守孝。勻出功夫來仍然到局上去要錢。隔了不多的日子。草草料料的把喪事辦完了。別的詞沒有。依然是接着要錢。二位少奶奶。這才勸他們兩個人。這日子要緊。不要因為要錢把買賣耽誤了。你們可以走一次。賺了錢再要也不遲呀。兩個小子一想。這個話倒也是對。手中的錢本來就沒有多少了。要業也全都沒有了。所餘的也就是身底下這所房子。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這所房子賣了。真要。是賣了倒也不難。怎奈到那裡住去呢。兄弟二人把金錢收拾收拾。倒是還够走一次貨的。兩個小子這才走貨。可巧路途上這個悅來店裡擺着這麼大的賭局。小子到是往返的走了兩。蹕。這個本錢可虧的不少了。在南省販的綢緞。已經就壓着人家一套了。這一次到了北京。城把貨物賣出。換下錢來。本打算給人家送去。沒想到中途虧悅來店錢了。楊宗一想這可。沒有辦法了。南省的錢不付上。貨就取不出來了。家裡的產業已竟就算完了。本想在這裡。贏一場。還可以富餘富餘。想不到却輸了個乾淨。當時心中一窄。心中便生了上吊之心。此事可就被二少爺看出來了。於是便跟隨他到了柳林之中。當時勸大哥別死。張敬山有心。借給賍錢。楊宗說道。那個小子還惹得。聽說他借給人錢。就得合他訂立特別的契約。你。得這話聽明白了。別指找這個便宜。該着立字還得立字。該着行息還是行息。頭一樣賍們。跟他借了錢。沒有指項還他。再者說倘若再輸了。那不就更無法辦了。當時二少爺聽了。這個話。想了好半天。這才叫聲大哥。這個話可是這麼說。你也別淨往那個地方想。我們

回去問問他 借錢真是怎麼個章程 有什麼話回頭再說 楊宗想了想 既然如此 我們別叫他指出窮來 就提發貨的日子已竟到了 如果回到北京去取錢 這個日子就算晚了 綢緞一個到晚了 我們的賺利就沒有了 叫他借給我們錢 先對南省發貨 我們只要有錢在手裡 就不怕了嗎 二少爺一聽 遂答道 這不是現成的法子嗎 如果他有什麼特別的章程 哥哥你也不用管 當時兄弟二人計議好了 這才回歸店房裡去 廣發把話聽完了 不由得起了一種好奇心 這才跟隨於後面 單聽他們二人回去怎麼辦 由打這裡廣發就把尋找張方之事暫時壓起來了 先要探聽探聽這弟兄二人怎樣結果 每逢他們二人的一舉一動 廣發全都調查的清清楚楚 諸位要知道一枝筆不能寫兩頭事 以下所聽的楊宗楊緒苗廣發全都看見了 但不能隨時表他們且說弟兄二人回到了悅來店 打發人把掌櫃的張敬海找來 就照所出的主意一說 這一天我們把發貨的錢全都輸了 北京城家中錢有的是 怎奈這倒日子太少了 回到了北京城 往返一耽誤 這個貨可就沒利了 你們大爺張敬山不是手底下很富餘嗎 打算託你跟張大爺說說 可以摘個肩嗎 張敬海聽了這話 不由得一笑 叫了一聲二位少爺你可把話聽明白了 這可不是我駁你 別看我們是親弟兄二人 向來不共事 因此關於他的事 我是一點兒也不管 這個事你找我就算白費事了 別看我辦不到 我可有個法子 誰叫你們找我會子呢 就是在我們本村有個侯三兒 凡是他出手放的賬 都是他從中跑台 這個事你跟他商量足能够辦的到 楊宗說我們弟兄不認識他 怎麼

能找他呢 張敬海道 這小子也常在局上耍錢 不過你們不注意就是 只要你打發夥計一找他去 就可以把他找來 張敬海說完了 略爲沉了沉說道 二位少爺現在可別去 他們大約到別的村裡去辦事去了 到掌燈的時候 就可以把他們找着了 楊宗緒答應一聲 掌櫃的告辭出去 先回到家中 見着自己的哥哥 把話隨跟他一說 遂派了一個人把侯三兒找來 這才把店房中楊家弟兄的話跟他說了一遍 並告訴侯三兒道 這兩個小子可是財主 他們既然打算使錢 你可別輕饒了他們 還還不說 借完了錢之後 哥兒兩一塊走可不成 得留下一個在這裡作抵押 侯三兒這才說道 大爺二爺你不用囑咐我這個話 你的意思 都在我心裡裝着呢 只要他一找我 你們就給我個信 張敬海這才說道 他們來找我 你想大爺這些個事 我是他老人家的兄弟 你說這個話多不好說 所以我才想到小子你這裡了 也爲的是叫小子你掙點麼 這時候侯三兒說道 二爺這個話我很明白 你不用說啦 反正我小子吃飯 就仗着二位爺們拉把了 小子說完話 可就慢慢的來到店中 楊家弟兄早就把話告訴夥計了 得功夫把侯老三請來 我們兄弟有點兒事求他 店小二可不知道這裡的事 只可高聲答應 此時看見了侯三 這才說道 三哥 你過來我告訴你一句話 侯三明知故問的道 他們找我有什麼事 夥計這才說道 咱們店裡的住着的那二位楊少爺這你知道嗎 侯三兒說道 是呀我知道 小二道他們二位請你有點兒事 侯三說道 人家是財主 咱們跟他並沒有連手 他們找我可有什麼事呢 小二說道 你看看去不就知道了嗎

看那個意思還是很要緊 大概是有要事求你 侯三說道 他們二位沒跟我說過話 怎麼會找我呢 小二說道 這個話我倒也是問了 據他們二位說的是我們掌櫃的介紹的 打發我跟你說一聲就成了 侯三一聽 嘔這就是了 既然有張二爺的話 不論他是誰 認識不認識我也得去看看去 這才同着小二來到了後院 來到楊宗屋門口 小二首先說道 二位少爺 侯三哥來了 楊氏弟兄一聽 趕緊迎接出來 滿臉陪笑的說道 侯三哥在那裡了 當時夥計從中引見 楊氏兄弟看了看 這位侯三的樣子 可實在看不起 怎奈有事求人家 這就不能說出旁的話來 弟兄二人先抱拳說道 侯三哥你請到屋裡坐吧 侯三略爲抱了抱拳 那個意思帶出來待答不理樣子 答應了一聲好字 這才來到了屋中 夥計出去倒茶 侯三這才說道 方才夥計和我一提 把我說了一怔 後來說是你們二位 其實常見面 皆因我這個穿裝打扮太不好了 故此不願意和外路人接近 當鄉本土的他們都知道我是怎麼回事 要是外鄉人 可就不然了 咱要是說話來 人家就看不起 那又何必呀 說罷傻笑了起來 楊氏弟兄知道這個話是說他們弟兄以前沒答理他 現在求到他的面前了 這是拿話找補找補 弟兄二人這才說道 侯三哥你說這話一點也不錯 可是也不能一概而論 在外面常跑腿的主 絕不能那麼沒有眼光 常言說是遠遊衣衾近遊人 既然守家在地 這個衣服就不成問題了 再說人不可貌像 海水不可斗量 憑眼一看如何知道的了 這麼個功夫夥計泡茶給倒來啦 當時弟兄二人忙給侯三倒了一盞 這個侯三倒把架子端起來了 心說

財主秧子沒有一個好東西 求不着人家的時候 跟他說話別說不理 叫大爺都不准答應 現在你們求到我這裡了 我得懲治懲治你 回頭再說 小子把主意拿定 看見他們弟兄倒過茶來 只略爲欠了欠身 說了聲勞駕 回頭告訴夥計 你忙你的去吧 我在這兒坐一會就走 小子這才出去 候三問二位少爺道 但不知把在下叫來 有何事故 望求當面言明 當時楊宗未曾說話 先叫了一聲候三哥 這段事非你辦不到 堂櫃已經把話全說了 就是我們弟兄二人 帶來幾千兩銀子 本來是够奔南省發貨 沒想到數月的功夫 玩了幾場牌九 把這個錢可就完全輸了 要說這幾個錢可不算什麼 不過這個時候 可太要命了 如果上北京城再取錢回來 這一季的貨就算晚了 裡外裡一耽誤 可就是七八千兩 我們弟兄打算跟張大爺摘個肩 可是我們跟人家說不上話去 後來跟掌櫃的一打聽 這個事非你辦不了 所以我們弟兄才把你請來 打算麻煩麻煩你 候三問聽便一皺眉 這才說道 張大爺的錢倒是有 外路人恐怕是不好借吧 我先聽聽你們二位得用多少錢 如果把錢借去之後 拿什麼作抵押 既然你們求到我這裡了 我也不能說出不管來 可是辦的成辦不成那可不一定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回分解

雍正劍俠圖四十七集終

